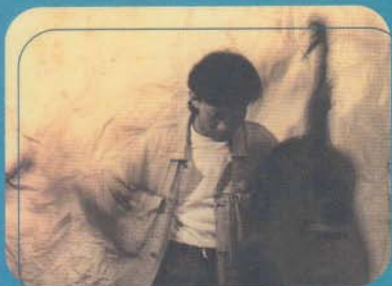


生命有精灵

陈绍安

我们不能错过生命中的精灵。不能错过生命中的欢乐和感性时光。





陈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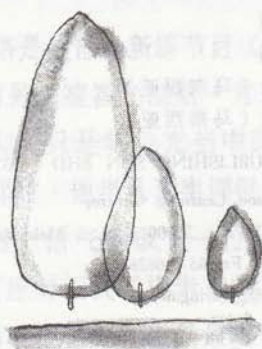
- 正职：新闻从业员
- 写小说、诗和散文，著有：
小说集《水楼台前的曹长安》、诗册《童话里的情诗》。
- 写歌，也是本地民歌手，早年本地创作歌曲组织“激荡工作坊”草创人之一，曾参与巡回发表会逾100场。《红地毯》首张歌辑制作人，出版创作歌曲个人纪念专辑《家在马来西亚》及多张合辑，现任北马创作歌曲工作站(北工站)执行顾问。
- 《文学之旅》文学网站总策划兼马华网路丛书主编，著有网上书《生命有精灵》、《借诗还魂》等。
- 国营电台第5频道文学节目特约撰稿员，撰写电台文稿包括：诗话《生命有精灵》、小说《恋爱笔记》等。

陈绍安 著

吴静 主编

大将 Fuse 15

生命有精灵



陈绍安 著

陈绍安

大将 事业社 出版

阅读乐趣·用 Fuse 引爆

生命有精灵

作者：陈绍安
策划编辑：徐婉君
封面制作：史美星
插画：许志强

社长：傅承得
发行人：傅兴汉
行销顾问：林谷焯
创意顾问：游川
法律顾问：吴汉强、王瑞隆律师
行销经理：郑敬源
读者服务：陈丽娟
出版：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发行：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Gr. Flr., Vision Learning Centr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 L., Malaysia.
Tel:03-2066288 Fax:03-2066266
E-mail:mentor@po.jaring.my

印刷：Ban Aik Enterprise
出版日期：2000年4月30日第1版第1刷
定价：RM16.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9768-66-2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Chen, Shau An, 1965-

[Shengming you jingling]

生命有精灵／陈绍安著

(大将 Fuse：15)

ISBN 983-9768-66-2

1. Chinese literature. 2. Chinese poetry

I. Title. II. Series: Dajiang Fuse;15

895.1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序文

陈绍安

——呼唤精灵声音的笔杆子

叶佩诗

说起来，我和陈绍安见面的次数不下3次。

第1次见他是在第4届〈花踪〉文学营，是文学牵的缘。

第1次尝试联络是找他为新辟节目〈悠游诗词间〉撰稿。他在电话线的另一端答允以后，方才发现我并不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只是临急充当中间人，当下有种“受骗”的感觉，那时，他半认真半调侃地说我“以美色迷惑他”让他上当，语气像极了一位认识已久的老朋友，孰不知他这反应对正我“横走直闯”的个性，随即对他另眼相看。第2次见面，也是最近一次，地点是在文化街的老中国咖啡店，他一边对著我、潘碧华和尤方进说出他即将进行的“大计”，一边明目张胆地直望对面桌的几位年轻貌美的日本姑娘。

这就是我“二会陈绍安”的印象。除此之外，我们接触的方式是通电话、互递电子邮件或网际网络以ICQ聊天。然而，绍安对于我，却远比一些常碰面的朋友还要熟悉，和他交往是极轻松且惬意的事。我很少对他说“好听的话”，后来再找他是请他帮我撰写我所主持的〈抓一把星光洒在文字的梦里〉空中小说《恋爱笔记》及

《生命有精灵》，往后我一找他就是催稿。有时因为录音时间紧凑，他忙于新闻工作延迟传稿，我一急起来，说话也不甚客气，绍安不曾在意，反倒一直连声道歉。之后，深夜在网上相遇，两人呼啦呼啦又聊了起来，完全没有不愉快的情绪夹在其中。偶尔我向他提起以前初读他的文章时，对他的“仰慕之情”，他哈哈大笑随即说“不习惯”听这些假话，恨得我咬牙切齿，发誓从此不再对他说“好听的话”。

念绍安的稿是一件教我又爱又恨之事。当初找他为〈悠游诗词间〉的新诗单元《生命有精灵》撰稿，绝没想到有天自己要念他的稿。《生》最初的制作人是李政南，我和政南私下颇常闲聊，在办公室里的座位又邻近，有时她埋首在看稿，偶会抬头吟一两句诗给我听，有时为《生》里的诗找搭配的结尾歌曲，她询问我的意见。就这样从一开始，我就和《生》牵扯著纠缠缠的关系。后来因节目时间重新调整，〈悠游诗词间〉被抽起，我觉得结束《生》这个单元很可惜，于是试著将它纳入〈抓一把星光洒在文字的梦里〉节目中，从此，我成了《生》的制作人，而绍安的稿就顺理成章地由我来念了。

以前和玲玲著手策划文学节目时，想到要将文章搬到空中扩播，要吸引听众收听而不流于文绉绉让人感沉闷已非易事，那通过空中介绍新诗，难度岂不是更高？

因此《生》的稿并不容易写，加上听众层次上的选择与取舍，要如何浅白易懂得来又具有一定的深度，撰写人的文字驾驭能力倍受考验。可是，从我著手主持《生》至，常常忙著催稿，绍安忙著交稿，每星期洋洋洒洒千多字，我不但压根儿感觉不到绍安写稿的压力，还经常被他的“玩弄于文字间”！

绍安的文章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喜欢重叠句子。同一个段落，唤诗人朋友唤上三五次是等闲事，更别说是单元结束前，跟听众说晚安，那（我称之为）“泛泛的离情”，常使在录音中的我不觉莞尔。但这些重叠句子透过声音呈献，最多是加强感染力，还不至于难倒我，最怕是陈绍安先生突然兴致一来，说要考考我的“声音演技”，写来一篇“口吃诗”，或载满敏感政治诗的稿件，要我“表演”左右为难，那才真的是教我哭笑不得。

如今，《生命有精灵》结集出书，我虽然不敢说自己“居功厥伟”，但我想，至少绍安也该感谢过去我那被他喻为“催命符”似的催稿功夫，若不是如此，焉得今天这本书？

（作者曾任第5频道节目主持人，
现任《学海周刊》记者）

自序

开场不白

开卷入诗—平面无声版

《生命有精灵》应该算是有声文学原产品，其实是国营RTM电台第五频道文学节目讲稿。因为是以电台广播方式和“读者”见面，所以一开始就凭声音直觉下笔，写来读、写来念、写来朗诵。原本写这些文章也不准备在纸面上发表，所谓“读者”事实上根本就是“听众”。所以，马华文坛“无纸文学”准是21世纪新名词，《生命有精灵》赶得及成为马华文坛“文学听众”扭开收音机接收、聆听的首批“无纸文学”原产品之一，荣幸之极。

始于1998年的这只小精灵蛮有生命力，现在阔步跨入2000年。每周一篇稿，一年有52周，从第一篇开始迄今，间中暂停、休憩一阵子，前后计算迄截稿为止，眨个眼睛都已经出炉近70篇，篇数上也算跨入第二个年头了。2000年都还得以继续，这只小精灵也混沌挤身为一只跨世纪精灵。每周一篇稿，长期下来也养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习惯：如何为听众经营、构思、精选适合、恰当的诗句子，又如何的电台上消化这些诗句子，如何在虚无空间传达“诗生活化”这一简单又为难的观念。这根本是个难题，只能不断尝试、尝试……。

这肯定需要不断阅读和思考，每到交稿时间就把自

已锁定在书房电脑桌上，伏在电脑键盘前，那时总得抛开日常生活里头的“杂音”，用晚间的宁静孕育感性的心情，然后一个键一个键敲打如钢琴，文字也音乐一样浮现荧幕上，完稿后再e-mail到电台，隔一星期后这些文字就变成电台广播的节目，背景音乐衬托之下，一字一句朗读出来了：名副其实的无纸工业、无纸文学就是这回事吧？

幸亏这是我所喜欢的生活方式，久而久之就有一种文学上瘾的感觉。

原以为电台上发表文学作品比纸面上传阅更难，开始对这一单元安排在星期四晚由李政南主持的〈悠游诗词间〉播放，文章录成节目之后有诗、有歌交替互补、配搭，听起来也蛮舒服的。1999年〈悠游诗词间〉节目收档之后，原以为这只可爱、可怜、可恨、可歌、可泣的小精灵也跟著打筋斗了，结果事实证明这只小精灵在电台上有死赖不走之能耐，只是转了个码头登上叶佩诗主持的〈抓一把星光洒在文字的梦里〉，就是名作家张曼娟一直在电台上介绍“我是张曼娟，文学有多好……”的节目中得以延续，精灵今日有幸延续到2000年，亏了叶佩诗的错爱，真是福气。

更有福气的是，这只小精灵在电台上一展有声文学的神气模样，复又编成网络版本，在讲求速度，标榜资讯工业的21世纪，成就了一本名符其实的网上书。《生

《生命有精灵》继开拓马华文坛有声文学空间之余，又有幸跻身马华文坛网路文学之先例。此时此刻思考马华文学的问题就开始有趣起来了。确实在想：如果马华文学能够通过空间传播（电台）贯穿民间、借用网际网路纵横世界、再以平面印刷出版时应该有所作为吧？即使真无作用，这电台、网路、平面印刷三管齐下的文学征途也真够有趣、真够创意、真够好玩的了。

因为好玩，《生命有精灵》也就有了今日的平面印刷版本。

当文学被经营成声音的形式，声音的表现毕竟有所限制，所以就会要求词藻简单、文句直接、段落轻便。当文学又重返平面印刷版，就有必要在词句上稍作修整，这方面已略尽人事，至于每周一篇的形式就不作变动了。文稿之间经常在计算天数，这点在电台节目播放之际可拉近主持人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一种促进沟通的窍门，又可加强每篇文稿之间的连贯性，所以也不加更动。至于字里行间经常出现的“晚安”，那是因为每一篇稿都在夜间完成，电台节目在夜间播放，节目结束时经常也是晚间11时左右，正好派上用场。

整体上如果谁还可以接受，就注定会是我的诗人朋友。这是我所喜欢的，现在送给马华文坛，送出的其实只是一颗心而已。但怕献丑之处，尚祈先辈见谅。

开卷入诗—网路刺激版

<http://www.warung.com.my/shauan/book/life/home.htm>

在这之前未曾尝试过。

通过电台谈诗会是怎么样一种感觉？通过电台，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谈这现代诗？人家讲话是直肠直肚的，可现代诗老爱来个生命急转弯，词句意象皆在弯角处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偶尔还会弯出生命路口冲一个大红灯。

摇头想了又想，扭开收音机的听众，十之八九皆非舞文弄墨之士吧？要么也只是喜欢一些感性句子、一些浪漫词藻。如此在想：对于喜好现代诗、手写现代诗、钻研现代诗之士，对现代诗这码子事该如何如何，要如何如何肯定心中有数了，各持己见了。哈，陈绍安要来谈现代诗？罢了，这节目不听也罢。但是，对于更多还未真正踏入现代诗殿堂，还没有机会真正接触现代诗的广大听众群，我想我得用心点。

通过国营电台第五频道，听众群是相当广泛的，无法投全世界所好，但要给遇到心中有爱、生活有情的听众，就真有福气了，大可不理会什么押韵不押韵，大可不理会什么意象不意象、大可不理会什么对比不对比的。生命有太多变数，太多可能，所谓“诗”，不过是心灵在难以捉摸的生命旅程中找到一处休憩的凉亭，你

若硬要说诗有多伟大高不可攀，那可真是荒谬透顶，诗本来就可以很亲人心、很贴人心，我这就来给平时不读诗、不看诗、不写诗的人们谈谈诗有多平易近人，诗有多讨人欢心。

嗯，对啦，那些不是专家学者，平时不文学不诗不清高的广大听众群，那才是我要寻找的……

开卷入诗—电台有声版

有时候真会觉得，现代人几乎没什么诗情画意的了。

总不能走在街上突然诗兴大发，拉一个人来跟你诗情画意一番，总不能在酒廊歌厅突然诗情饱满，陪酒女郎不会对你狂吟什么“花明夜暗飞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你也千万不好要求歌女为您唱什么“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的。那是李白、李后主、李清照的年代，那年代过去很久了。

我们这年代要真做出这样的事情，当心要被拉去疯人院绑起手脚修理一番。

那要如何谈诗论诗？如何让诗融入生活？如何做到诗人与诗生活保持一致性，如何实践“生活有诗，诗有生活”这一理念？

这原本简单的问题，很多时候却被复杂化了。您换

句话来说：除了大学讲堂和文学讲座之外，要如何跟一般现代人谈诗论诗？这的确是件难事，难在哪里？大概是难在那些谈诗论诗的专家学者们，老爱给诗套上艰深难懂的理论，甚至给诗人套上神秘面纱，要提及诗人，总是清高而且典雅的，要凡夫俗子了解那些理论，摸清诗人之所以清高典雅之后才来读诗谈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现代人变得不诗情、不画意起来了。因为他们自认没有专家学者般知识渊博，没有能力摸清隐藏在典雅诗人背后的精灵，结果跟他们提及诗人，他们“哦”一声，然后：“哈哈，今天天气还不错。”就避开话题，转到他处去了。

但是，真要有渊博学识背景、真要有艰深理论根基才能看懂、读懂所谓“诗”这玩意儿吗？或者一定要用严肃、拘谨的态度才能破解诗的奥密、走入诗的殿堂？

今天，要在电台谈诗论诗，这问题成了关键。那是听众、也是主持人的问题，主持人要听众能懂、能分享、能参与，至少能够从中化解一些些生活上的挫折感、寻得一些些感情上的慰藉，这才有意思，这也才是诗的本质。

如果你确要问我诗是什么，我会说：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安抚精神挫折、缓和心灵创伤的镇定剂。

在这样一个夜晚，我没有办法确定扭开收音机的听

众都是饱学之士，反之我相信扭开收音机的听众已经过一整天忙碌、疲累的生活，可能还会有点心烦，要跟您谈诗论诗，要确定您能明白、了解诗为何物，知道诗人何以如此，那就需要预先酝酿一些适合您的心情，想先送你一句：鸟儿希望它是一朵云／云儿希望它是一只鸟。

想想，这不就是人性吗？人经常活得像一只希望成为一朵云的鸟，也像一朵希望能做一只鸟的云。因为，作为生活所要求的，似乎永远都是不够的，尤其日愈物质化的21世纪终于从天上掉下来的今时今日，越富有的人就越懂得喊穷，因为越富有的人越懂得永远都无法满足欲望啊！

鸟儿希望它是一朵云

云儿希望它是一只鸟。

那么您会问：这一句是谁写的诗？嗯，是一个叫做泰戈尔的印度诗人。可能你又会说：这也算诗了，如果这也算诗我也来做诗人去，然后你就回应一首这样的诗：哥伦布证实了地球是圆的之后全世界才跟著喊：“谁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诗人就是这样，他和全世界的人一样知道一些感觉是真的。但是，偏偏他有能力把这样一种感觉以非常浓缩的文字表现出来，然后大家才“哦”一声说：“原来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老啃在心坎

上。”

嗯，现代生活这么多事，这么多问题，得空不就应该浓缩一下自己的心情吗？这就是诗啊，这就是诗的功能，诗的作用。

为了让您有机会一窥现代诗精彩之处，我决定避开所有理论，以最靠近您的方式，每个星期四晚上为您搜寻一些适合您、可以增添您的生活色彩，能在你伤心难过时借以抒发心事，开心快乐时陪您开怀大笑一场的诗情画意。

这是我的心愿。愿您生活有诗、愿您诗里有情、愿诗能让您感觉人间有诗有情。

序文／陈绍安——呼唤精灵声音的笔杆子／叶佩诗 I

自序／开场不白 IV

影子神话 9

狗和伤口 15

相见欢否 22

飞鸟和鱼 29

睡醒之间 37

岛屿酋长 44

悟空舞狮 51

星星距离 58

砖块生活 65

狩猎之初 71

挪威森林 77

历险搬迁 84

真我何在 90

童话情诗 96

阿吃吟诗 102

在梦土上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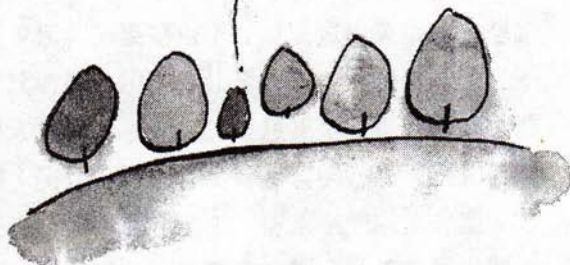
永恒相对 115

爱情疯子 122

新世代诗 127

西西恩说 135

极度空间 143



1. 植物学 / 生物学的名称 / 植物学 / 生物学

2.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3.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4.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5.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6.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7.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8.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9.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10.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11.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12.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13.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14.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15.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16.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17.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18.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19.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20. 植物学 / 生物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影子神话

让我是您可以相信的朋友。

那么我就会相信您会是我的诗人朋友。

因为您得先相信，然后您才可能发现：您和生命中的精灵其实有约在先，这约会应该是您生命中的感性时光。只是通常您都错过了，因为您的经常错过所以精灵展开它那甜蜜的复仇，所以您经常被精灵耍弄而不自觉了。是的，生命有精灵在耍弄我们的心情。如果您认为这一切都还来得及补救，您还有心聆听精灵的话语，这是最根本的建议：当您打开精灵扉页就有必要暂时抽离。从繁忙的、现实的、胡闹的或者无聊的生活当中抽离出来，同时抽离别人和您自己。

还有，您得先学会想象。哦？想象？您非常明白。嗯，我知道您非常明白，现实生活是无从想象的，但是在精灵空间有时您真的需要依赖想象，尤其当您跨入此一扉页，至少您就需要把当下经过眼帘的象形文字想象成一种被流放的感性声音，让这把感性声音通过肉眼不见的时空飘入您耳孔，如此这般想象平安夜到教堂虔诚祷告的信徒，胸怀笃信当精灵约您去听一场雨，您就得用心去想象这一场雨就在当下，想象在您眼前有架收音机，声音就在您呼风唤雨的想象空间通过扩声器给散播开来。

您听精灵说话。精灵说：您得先把象形文字想象成一种被流放的声音，通常优美诗句也就这样给您想象出来了。您肯定会是我的诗人朋友。哦？您有点怀疑？我会是您的诗人朋友吗？您怀疑想象的魔力……您说：这……可能吗？

这究竟可不可能？好，当下我们就开始了。嗯，对了，忘了问您：您现在心情究竟怎么样呢？在收音机前发愣？（记得哦：请把当下经过眼帘的象形文字想象成一种被流放的感性声音）还是冥想？是一边赶著手头上的事务，一边听取空中正传播著的这些些话语吗？你刚投身于复古的唐宋古诗意境，您刚领会什么“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阁云低／断雁叫西风”的，您可能有些懂又有些不懂。您说，到底怎么来吟首适合您的诗，怎么来唱些能解你烦忧的词。

从年少走来，这是每个人都在走的路，从年少到壮年，壮年迈入老来之后诗就变成“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您看，一场简单的雨下起来，对少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来说，所联想到的，触景生的情却差异如此之大。

这是中华古诗最常触及的课题之一，时间与空间留给有情人世的一些领悟。

其实，当我们谈及诗词，时间和空间就是根本，一切皆衍生于此。其实精灵非常清楚：如果您从年少走到

老，而且走的每一段路都很认真，很在意每一段路上的风景，路上的人和事，那么大家就不需要给您逐句逐句、逐段逐段来分解、赏析这样一首蒋捷的〈虞美人〉了，因为经过生活历练和洗礼，心情这回事不说您也懂了。

现在您大概已经明白，所谓诗，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心情，不信您就从今晚开始注意每一首您所接触过的诗，不论讲的国家大事还是小我世界，诗里一定渗透著诗人各式各样的心情，几百万种心情当中肯定有一些正好和您对上了，您会忽然很感动的说：这诗人怎么这么了解我呢？因为他成了您的心情代言人，所以他就成了杰出的诗人。

现在您又多懂了一些，所谓杰出的诗人，是因为他熟悉一个时代的心情，并且成为那个时代的心情代言人。但是，有些心情却是跨时代、跨世纪的，恋爱的人们所共有的心情，就是跨时代、跨世纪的心情范例之一，而且还跨社会、跨种族。所以，情诗最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情诗放置四海皆准，除非您没恋过爱，您没爱过人，不然一些传神的情诗您一看就会懂了，因为心情都是一样的，无须大费周章跟您分析一番，不必劳师动众跟您来一场赏诗大会。从心出发的诗，有必要用心领会，这就是为什么诗人通常渴望拥有独处的时间和空间，这独处的时间和空间用来做什么？对了，就是用

来领会躲藏在生命背后的精灵，捕捉那些精灵然后蜕化成诗，为那些没有时间和空间可以独处思考的众生谱出心情列表，不信且翻开唐诗三百首，不管您抱著什么样的心情寻找，肯定您的心情就在里头趴著。

诗人有用吗？这就是诗人之用处。

是的，有些心情真是不说也懂的，越说反而越复杂难懂了：有些诗尤其如此。

不管怎么样，如果您现在的心情真有些烦乱、有些慌张，那也不打紧，不妨暂时搁下那些些烦乱情绪，我们来经历一次心灵之旅，我们得要尝试探索和搜寻那生命中平时可能忽略，却真实存在著的精灵，它像方块字那样的具有不可言传的图象式美感，也有文字形式所无法彻底表达，叫人取之不尽的印象大海洋，这座深不可测的海洋人们管它叫作“记忆”。

对了，这就是精灵所在。当下您正走入第五频道现代诗的殿堂，而我想象自己为使者，每在适当时间、适当空间必到此陪您，您问我这里有什么东东？我会说：这里有生命中若隐若现的精灵，所以我给此一空间取名《生命有精灵》。正如刚才提及的，这些精灵们就躲藏在人们惯称记忆的印象大海洋里。嗯，精灵就是它。

为什么会这样呢？它跟所谓的现代诗有何渊源？

我说：这渊源可真多著，而且深入肝脏，切割心房。您可能不信？那好，我们来开始一种有别于传统生

活的对话方式。但是，在开始之前好不好先为您自己预备一个多少平方尺都无所谓的想象空间，用来想象你就在这印象大海洋里面，您可能不是一个游泳健将，毕竟您和极大多数人一样，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您有时也会掉入如此一座大海洋，载浮载沉著您疲惫倦怠的身躯。

您听：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乾／老的时候／下酒。

这是台湾诗人夏宇一首相当具代表性的情诗，取名《甜蜜的复仇》。您可以看到诗人对所谓复仇的阐释，要把曾经深爱过的人加了盐然后腌起来风乾，这把人当咸鱼咸菜腌起来的复仇方式未免太没人道了。但是，回头想想，又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所认为美好的记忆，以最恰当的方式保存起来呢？更何况在那美好记忆当中最后他是被辜负了的那一方，至少他认为事实如此，那很好啊，口头上就来个“我要复仇”，这一复仇，看穿了原来是想把无奈的思念腌起来储存到老。

说的也是，您爱的人不爱您了，您还能开诚布公说您还想念他吗？那很难开的口，您说诗有鬼用？哪，诗就这点有用了，我们必须承认，诗人是顽皮的精灵。不是吗？

其实，您再读一遍那诗：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乾／老的时候／下酒。您感觉得到，那所谓的复仇，里边其实没有恨，是一种追思和惦念，是一种无

奈的珍藏。换句话说，诗人掉入他的印象大海洋，有一种被视如珍宝的古董心情，他认为必须即时笔记，笔记时可能他正好不久前看过人家腌咸鱼咸菜一类事，脑筋一闪，就想想：那个人，那个我爱得那么深的人，好吧，我就拿他的影子来腌一腌，加点盐更好……

嗯，这就是诗。这就是从生活中摘取意象，借生活内容灵光一闪的现代诗，只要您用心，您会发觉现代诗的传神之处，这些传神之处不需要高深渊博的知识，也不需要艰深难懂的理论辅助，只要您对生活是认真的，只要您认真爱过，付出过您就会懂，而且您会为之感动。

如此感性的一个夜晚，再来一首如何？嗯，这是台湾诗人洛夫送您的〈水与火〉，这水火相容的格局，也正是精灵的格局。精灵上您第一课说：

写了四行关于水的诗
我一口气喝掉三行
另外一行
在你体内结成了冰柱

写了五行关于火的诗
两行烧茶
两行留到冬天取暖
剩下的一行
送给你在停电的晚上读我

狗 和 伤 口

欢迎进入此一感性空间。

为了寻找生命中若隐若现的精灵，您暂且搁下恼人杂务，想象自己背上长了一对翅膀，类似罗马神话里头维典娜的儿子，那是爱神安琪儿最亮丽的翅膀，然后您语无论次的说：您下定决心要好好去爱您的恨。因为您想飞了，听说爱可以让人类起飞。但是，想飞去哪呢？飞去您以为已经抛得远远的一座海洋，您愕然发现：那是记忆的一条尾巴。您以为记忆没有尾巴了，但是夜深人静时，偶尔独处冥想时，那条尾巴就露出来摇啊摇，摇上您的脑袋子。

啊，您说，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像有什么在生命中烙下印记，像前生又像今世，有点具体又很抽象的印记。您忽然抬头，一面镜子就摆在眼前，您感觉镜子里有张脸。您问：噢，那是谁？那张脸……那到底是谁？您说：

最讨厌镜子了

它照到了我

却不是自己

嗯，“它照到了我／却不是自己”。这是我国青年诗人郑云城的一首短诗，诗取名〈镜子〉。我们来猜

想，诗人怎会萌生“镜子照到了我／却不是自己”的感叹？那“我”和“自己”分别在哪？这可能牵涉到生活，牵涉到现实了。您或许可以寻思：当您走在吉隆坡街道上，您看著来来往往的人群，您看著一张张忙碌、慌张、迷惘的脸……。噢，您有点明白了，那一张张大都会人潮里惊惶失措的脸的主人是谁？那看似具体又非常抽象的画面。您得想象，等到夜深人静时，那一张张惊惶失措的脸被抽离出来，脸被抽离出来放到镜子里边去，就是镜子里边那张脸“哗！”的一声问：“咦？镜子外面那个人……那是什么人啊？”然后镜子外面那张脸就写下一首诗说：最讨厌镜子了／它照到了我／却不是自己。

唉，精灵在此切断您的思路，带您去听一首张艾嘉的歌：曾有一次晚餐和一张床／在什么时间、地点和哪个对象／我已经遗忘／我已经迷惘／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备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

慌张回来之后请您注意。精灵说：照镜时是镜子里边那张脸先“哗！”的一声问：“咦？镜子外面那个人……那是什么人啊？”然后，镜子外面那张脸才写下一首诗说：最讨厌镜子了／它照到了我／却不是自己。

这是分裂，分裂是迷失的其中一种说法。关于如此这般情景记得张艾嘉是如此唱法：忙、忙、忙／忙是为

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盲、盲、盲／
盲得已经没有主张／盲得没有时间痛哭一场。

这诗写的是分裂，是迷失。繁忙的上班族迷失了自己。繁忙的上班族突然怀疑自己天天在忙，那天天在忙是为啥而忙？为谁？为自己还是别人呢？这迷失的感觉在面对镜子的刹那，像缺堤的潮水般涌出记忆，却只有诗人把它笔录下来。这里有另外一个画面等您想象和思考。这或许是精灵對著镜子的另一套说法：

划根火柴点燃幻灭

故意用烟蒂灼焦手掌心

让疼痛驱散烦躁，仿如城市男人屡遭失恋

而我不想挽回难缠的她，而我全身

并非毫无重量，让猛抽进肺部的尼古丁

通过神经枢纽逐步

将自己减轻。

这是镜子。镜子有魔鬼一样的魔法，镜子先是一首诗，然后才蜕变为精灵一只：因为精灵就是诗。您再仔细听著：最讨厌镜子了／它照到了我／却不是自己。然后您才看清楚，短短三行诗我可以跟您说那么多话，那么多话其实就浓缩在短短三行诗里。那迷失的感觉很多人都有，我偶尔也会有，如果不是为了尝试告诉您：所谓诗就是浓缩的心情，如果不是为了这〈生命有精

灵》，如果不是为了要揪出这生命中的精灵，我无须说这么多话，因为浓缩的诗需要用心去分解和释放。

可能您开始明白，人常常会迷失，这听来很奥妙。

不是吗？有时会莫名其妙难过起来，会发出奇怪问题：这迷失到底来自哪里？来自天？来自地？还是来自直觉所无法顿悟、肉眼所无法搜索的心灵深处？但是，心灵又是什么呢？读过古波斯诗人奥玛·哈央姆（Omar Khayyam）留下的这么一首诗：

不停移动的手指写字／字一写完就向前去
不管您多虔诚多聪明／它不会回来改半句
你眼睛里所有的眼泪／洗不掉任何一个字

这跟我们在谈著的“迷失”又有什么相干了？噢，您必须注意，诗人心灵面对的正是这支不停移动的手，每写下一句之后就不回来更改半句的手，所有眼泪都无法洗去这支手写下的任何一句诗一句词。迷失可能就来自：这支手写字的速度太快了，因为追不上这支写字的手，追不上了就看不到字了，看不到字就迷失了啦！

您听，这又是精灵的另一套说法了：

譬如赶早餐、抢巴士、挤电梯、在冷气间不停
接电话

打字机和咳嗽声相互唱和，还有什么值得
用笑声替换慌张的心电图。如此这般上班族

认同坚强信念如隔世耳传自欺谎言，而真理
在窗外日正当空天天睡午觉
鼾声在不懂乐理的指挥师督导下
交叠成重金尸摇滚扩声器。

哈，您笑一笑吧！当您把许许多多状似同类的诗句
于断章取义，交织重叠的结果，您讶然发现自己任性随
意的神性：许许多多互不相干的诗人在混乱格局中掉入
您的圈套，所有迷失的诗人都您在您理性铺张过程中融为
一炉了。您听：这里没有风也没有雨甚至没有快乐或伤
心／没有谁所想看看到的事情／冷冷清完整条街只有走过
的那个／洞悉被伤害者在天生天养的哲学里已经／无关
紧要。

嗯，这肯定是一场迷失。

至少，诗人是以这种逻辑来思考“迷失”这一课
题。不就说过吗？诗就是心情，所有心情皆衍生于时间
和空间，在这时空当中有这么一支兼容魔鬼和天使性格
的手指头，您听：不停移动的手指写字／字一写完就向
前去／不管您多虔诚多聪明／它不会回来改半句／你眼
睛里所有的眼泪／洗不掉任何一个字。

那么，现代诗又如何来阐释这时空的错愕营造的心
情效果呢？跟时间有关，今晚告别前夕，我选了国内年
轻诗人方路这〈时间的祈祷者〉，您得用心领会。您
听：

早上起来 狗也那么早
起来 坐在那儿发呆

看我很困的样子
走过来 在我的伤口
舔去昨日一些畏惧

还没感激狗
真的红烫的舌尖
把伤口舔去许多感触

树头开始打哈欠
我也开始新的日子

狗怎么陶醉在伤口里
只有我背向时间
祈祷

真的害怕又被它
灼伤。

嗯，您得小心保护您的心了。不管您外在多么坚强，别忘了心很脆弱，那小小的脆弱的心，别一个不注意又被时间给灼伤了，别在心给时间灼伤以后才叫狗儿

来舔那伤口。

嗯，对了，您得好好保护您的心，祝好，晚安。



不管您外在多么坚强，别忘了心很脆弱，那小小的脆弱的心，别一个不注意又被时间给灼伤了，别在心给时间灼伤以后才叫狗儿来舔那伤口。

相见欢否

嗨，我们又来寻找生命中隐藏著的那只精灵了，那只从生命中被引诱入诗的精灵。比方说：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如果您是读诗品诗人，您当熟悉李后主这首〈相见欢〉。好几百年前活著的李后主写下这首〈相见欢〉，好几百年后您拾来读著，或可活如小说情节般，您开始想起曾经拥有的思念。或许这分钟您正当寂寞，心里正当有爱，正当想念心爱的人，您颌首读著……读著什么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您开始怀疑：李后主曾经有过的，那长埋黄土下好几百年的感觉都被您揪出来了么？就是那种感觉：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这么美丽的句子，竟然和死人有关。这真叫人毛骨悚然的说法。精灵说：您竟然借用死人的情绪来抚慰您的离愁。哎呀，这真有点大吉利是。精灵的调皮性格经常会在字里行间吓您一跳，精灵的刁蛮说法真叫您听来毛骨悚然。精灵在此有一点澄清：您不是躺在棺材里边写诗作词，您是读一首棺材里边跳出来的诗词句子。

那感觉真实而且存在著。您猛皱眉头说：怪了，那李后主说到底是皇帝一个，您拥有皇帝一样的感觉，皇

一样的思念，您皇帝一样体会了人生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您手捧那本古诗册“噗”的一声掉落地板上，您说：天啊，李后主长埋黄土下的骷髅早已化尘，我竟然在他化尘的骨髓里掘出一种……一种不朽的思念……

是的。亲爱的，精灵说：您竟然在皇帝化尘的骨髓里掘出一缕不朽的思念。

是吗？您在死人坟墓挖出和您一模一样的感觉。您忽然又萌生一个很奇怪、很不可理喻的推测，难道活著的人和死去的人感觉都是一样的？噢，您几乎走火入魔了。诗横跨了好几个世纪，被您打生命中狠狠给揪了出来。隐身在诗里那只精灵却仍活著，就活在诗里行间，您终于明白何谓不朽，何谓恒古了。

对了，您必须有所领悟，所谓精灵就是不朽的。

那些追求不朽的人们，通过种种方法希望抓住的就是生命中这样一个无处不在，却睁眼不见的精灵，文学和诗就是方法之一，那睁开双眼遍寻不获，闭上双眼却又活得比物质真实的。您要求具体解释，但是如何向您解释感觉这回事的奥妙之处呢？诗或许可以，想念呢？想念是什么东西？是水一样流动的物体吗？还是风一样流动的气体？好像都不是，诗人在想念的当儿，精灵一刹那闪过，一刹那就钻入笔尖，烙在纸上了。这也算得上是诗句吗？您听：

原始幻觉。始于物换星移然后洪荒将至。5.30AM大概最适宜。请赋神话以生命之初；就当疲累于人间一隅，仅类似神话复活为精灵，以口白式的阅读和传诵，升格爱情与永恒为宗教寓意，见证清晨海岸一束狗尾草于爱与关怀。与鱼吐啖且与盐份共存。

嗯，诗与散文有时您无以为分了。这也算得上是诗的语言吧？现代？厚……现代诗的语言可真是曲折离奇。精灵说：不管是诗不是诗，那感觉还算不错吧？感觉不错您就照单全收好了，因为现代根本不规矩。是的，现代已经遗忘循规蹈矩这门子事。唉，您学习精灵叹气：感觉对就照单全收算了，反正是诗不是诗已无须辩驳，您只想在恋爱当儿能有一些体会，这算体会的一种吧？您说：

我爱你：随想际遇中赐你以精神上的强烈索求，并成全你以刁蛮任性，任蓝色大海洋载浮载沉的欲念与想望涌上浅滩，善用缪斯的整片江山雕塑一片感性疆土，手擒一轮明月入诗来。

这是真的：随想派的政府就是主宰感情得失的词藻。

您听见精灵说话了吗？为什么不以随想的方法来诠释您的爱情呢？随想就是诗。您没听清楚精灵的说法了？精灵说：恋爱当儿随想就是诗。这活著的人被时空

淘洗得铅华尽失，和那死去的人想法毕竟有不同，那死去的人写诗作词格律已属定，那活著的您或许还可以有所精进。都无所谓了，精灵其实不在乎这些个平平仄仄仄平平，精灵在乎的其实是您。您没注意吗？您……您本身才是您生命中的精灵最在乎的。精灵说：学会感觉到人之前，何不先学会感觉您自己呢？

感觉恋爱了就有必要诠释恋爱吗？恋爱的感觉真在诗里行间吗？这里有一首，您听：

当我开始把感情交给风去诠释
空虚淡入空虚淡入文字背后的空虚
窗外，有车声流过，像天边远去的星
闪亮在无边的黑暗中隐没，逐渐地
我在灯光下寻不回失落的自己

当我开始把感情交给云去诠释
永恒和时间，我必须选择一个绝对
在呼吸以外，广和沉默，以及
怔忡的眼，面对著镜中唯一的信念
我是信念中张口唯一哭不出的声音

这叫诗人登场吧？这回登场的又是谁了？嗯，对了，是马华文坛6字辈旗手之一辛金顺的〈情诗引〉组诗之一，以古诗“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为题，收入他本人远赴台湾留学之前出版的诗集《风起的时候》里头，在国内各华文报文艺副刊他常以“辛吟松”笔名发表诗作。

您发现到，这首诗分别以“当我开始把感情交给风去诠释”和“当我开始把感情交给云去诠释”引出生命中常被称为感情的精灵，感情这东西用风能诠释吗？或者用云行不行？感情这东西有几百万种诠释，但是哪一种才算绝对的？没有，朋友，感情没有绝对的诠释，即使诗人，当必须认真面对感情，也经常表现得手足无措。李后主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是一种辛金顺的“怔忡的眼，面对著镜中唯一的信念／我是信念中张口唯一哭不出的声音”又是另外一种了，都很手足无措。

那么，您说现代诗和古诗有何差别了？

哪，您注意读著，“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是一种描述，得用剪刀来剪的是一种象征，呈现的是一幅剪刀剪风剪雨剪流水的画面，那很抽象、很滑稽。对了，感情岂可用剪刀来剪，那太滑稽了，偏偏就是这不可能剪风剪云剪流水，更不可能剪感情的剪刀，营造了太不可能所产生的无奈，因为太不可能了所以无奈啊。

到了现代人的笔触，生动的剪刀一变，变成一面镜子。如果您还记得我们谈过的镜子，您就能体会镜子的

注意，当现代诗人如辛金顺企图刻画剪不断的离愁时，他已不需要剪刀，他只借眼神就带出离愁了，他说：“怔忡的眼，面对著镜中唯一的信念／我是信念中张口唯一说不出的声音。”剪刀的意象被眼神映现的纯粹信念所取代，感情是什么？哪，用风用云都无法贴切诠释。哪，这又是另一种诗对感情、对思念的诠释，您听：我



感情这东西用风能诠释吗？或者用云行不行？

感情这东西有几百万种诠释，但是哪一种才算绝对的？

是信念中张口唯一哭不出的声音。

这不就是古诗经常出现的欲语还休的句子吗？情到浓时又岂是三言两语可道尽了？欲语还休，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矣，还有什么比唯一哭不出的声音更响亮了、更刺耳了？这是诗人惯用的技巧：最沉静的通常可托出最喧嚣的场景，最喧嚣的反而被用以反映最深邃的沉默了，因为对比潜伏在生命最不可描摹的角落，就是精灵居住的地方，精灵的睡房。

嗯，您……要睡了吗？您不怕精灵们突然跑出来耍弄您的心情吗？哈，没有害怕的理由，因为最终您必得领悟，其实您就是白天睡著，晚间醒来的精灵，醒著的时候您是您，睡著的时候精灵才是您了。不是吗？夜间有梦，梦中一切都是精灵，醒来赶快把它烙印纸上吧，那是走向永恒，跨向不朽的梯子啊！

愿有诗陪您入梦，愿您梦中有诗。这里有一首中国当代诗人俞平伯的〈我与诗〉，您听：

我在楼下写诗
写完了
不是我的了；
读了一遍，三四遍后
我也不见了。

嗯，俞平伯写诗，写完了自己读了三四遍，自己就不见掉了，这……是读著读著就睡著了吧？晚安罗……

飞鸟和鱼

您刚穿过古典的走廊，现在您进入现代的殿堂了。但是仍有些许古典余韵，比方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这就是古典吗？是的，这很古典：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是苏轼的〈水调歌头〉。随后那句这样写：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何似在人间？这是苏轼的问号还是感叹号了？

我今晚是在想：每在适当夜晚、适当时间、适当频道上我开始跟您谈诗，其实是在讲一则则简单的心情故事，但是我竟然无法确定您是谁？您在哪？您怀著怎样的心情来参与这感性之旅？更严重的是：我竟然连您是男是女都无法确定。我就一直在这里自言自语，自说自话了。

您一直在问：诗是什么？诗到底是什么？

今晚就来深思一下，诗究竟是什么了？什么是诗？是一行行被切断的句子吗？是一段段被剥成块状的文章？是的，尽管您不是什么文学家，也不是什么狂热于文学，疯狂写诗的人，但是在现代繁忙、事态紊乱的生活中您也懂得偶尔接触一些文学，一些怡人诗句以提升自己的内涵。您偶尔也听别人讲文学、唱诗词，而且您听过很多人说：哦？现代诗？现代诗不过是被分段了的

散文而已嘛？现代诗？那字里行间没有排队、诗里行间没有格式、段落和段落之间没有押韵、书写和阅读之间没有准绳的畸型怪物？也算诗了？

如果您真如此认为，可能您是个非常严肃的人了，您对生活、工作，对身边的事事物物都非常严肃，所以您说这是文学？这是诗？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嘛？您读到一个女子在一本书里这样介绍她自己：

A 型血液：总是怀疑，爱上天使，是我成为魔鬼的原因……

爱上天使怎么会变成魔鬼了？您的问号像童话里海岛船长左手那个钩。笑死人了，您说。总是怀疑，爱上天使，是我成为魔鬼的原因……。那是一句诗句吗？

您问。

嗯，严格说来好像不是诗。那是大马华文作家协会出版的青年写作人作品合集里头，一个叫陈素珊的作者在自我介绍时，轻描淡写了这一句在血型项目。据称，这女作者是杂志社记者。哦，原来如此，您因此又想：她质疑自己的血型吗？她认为血型代表性格吗？她在街上遇见一个研究血型的算命先生，那算命先生跟她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了？于是她回到租房接到那个作品合集主编李天葆的电话说：你的作品只欠一个简介了。于是她伸手擎笔一挥，一截句子涌上来了：总是怀疑，爱上天使，是我成为魔鬼的原因……

您看，您不信？您不信文字的神奇？您不信精灵的

魔力，如果您真不信，会不会是因为您太直观了，您没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在繁忙都市，您没看到年轻女子面对复杂的都市大染缸，您没看到文字背后隐藏的“天使和魔鬼”。

嗯，我来个俗不可耐的说法：您不是常听说什么“知人知面不知心”，您不是老爱倚老卖老的劝导毕业生、劝导刚踏足社会的年轻人：凡事小心。为什么凡事要小心呢？啊，因为人心险恶、人心难测矣。您劝导那些毕业生、那些正投入大千世界的年轻人说：小心那些拥有天使的脸孔却怀著魔鬼心肠的人，因为那些拥有天使般良善外表的人啊，可能就是带您走向邪恶之道的魔鬼呀！

现在您再来研究这个年轻女子的“A型血液”：总是怀疑，爱上天使，是我成为魔鬼的原因……。嗯，再用心想想，细细思考，可有另一层次的领悟了？你要说古典，苏轼不是有一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吗？古典是天上了，现代就是人间，你活在古典吗？还是现代？古典是记忆了，现代才是生活，你生活著，您在生活里头难道不懂得摘取一些些任何规距的句子都写不出来，任何规距的文章都无法描述的心情吗？您问诗是什么？什么是诗？我没有办法用规距的态度来给您一个完整的答案，因为生活里头一旦规距起来就很难浮出诗的精气了。

请温习一下这样的句子：诗是很规距的生活里偶尔

不规距的逗号。记得，是逗号，永远的逗号，如果您坚持要句号，那就等您亲自来为它点上了。

您说，您还是不懂。您还是无法领悟，您说您太习惯于现代人的坦率、直接，您太习惯于现代人坦荡荡的书信来往，您说你所谓的现代文学只局限于书信来往。噢，您说除却书信非诗词，除却书信您尽管听歌，倘要表达深层心意您也不写诗。您说：即使要向思念的对象诉说愁肠，您也只懂得在电台点歌。那好，就点一首齐豫的〈飞鱼和鸟〉给你。您听：（快去找歌来听罗！）

什么海天一色／什么地狱天堂／暮鼓晨钟／Always Together……Forever Apart……今天的不堪如何原谅昨天的盲目／飞鸟如何去爱／怎么会爱上水里的鱼了？

嗯，这是一截句子：我是鱼／你是飞鸟／要不是你一次脱离／要不是我一次张望关注／哪来这一场不被看好的眷与恋。就是那些不屑于现代诗的简单俐落的人们常说的：被切断的句子。但是现代人不就要生活在这些被切断的句子里头吗？您说齐豫这张专辑文案如何解释这〈飞鱼和鸟〉现代情感的平常际遇？在这读给您听：海天是一色，春夏秋冬是相遇，地狱天堂是相对，昼夜是交替，暮鼓晨钟是并列……看似相连的世界，实难并容，永远的相提并论，永恒的擦肩而过……

嗯，天使与魔鬼，然后飞鸟和鱼。您在现代人的情绪里随便抓一把，随便抓一把就抓著了如此强烈、如此

让人心头一束、张口无言的对比了。您问我诗是什么？您问我现代诗是什么？哦，您还不懂？我说：现代诗就是现代生活里头隐藏著的对比，是隐藏著的对比里头被切断的句子，正如隐藏著的情绪里头被切断的对和错、快乐和悲伤、哭和笑、要和不要……。您还是坚持吗？您坚持要古典的，要天上的，好啊，那是非常古典的“道可道，非常道”了，也非常古典的“名可名，非常名”。这也让人想起在西方古早古早一个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隐藏的和谐”：

隐藏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

对立带来协调，最美妙的和谐出自于不协调

只有在变化中，事物才找到了静止

人们不明白，那些和它自己有分歧的，怎又会和它自己相一致了。

这，您可曾想过？即使在弯曲的脊背中也有和谐，就像琴弓和琴弦的关系一样，弓的名字是生命，但是它的工作是死亡。

好啦，您一直追问现代诗是什么？什么是现代诗？台湾九歌出版社一个编辑沈奇就曾编了一本书，书名就叫《诗是什么》，结果他搜集了44位现代文人、诗人、诗评家的语录和文选，整本书厚248页，数以万计的文字就只是为了答复这个问题：诗是什么？

诗真的是飞鸟和鱼吗？在那本书里头，中国四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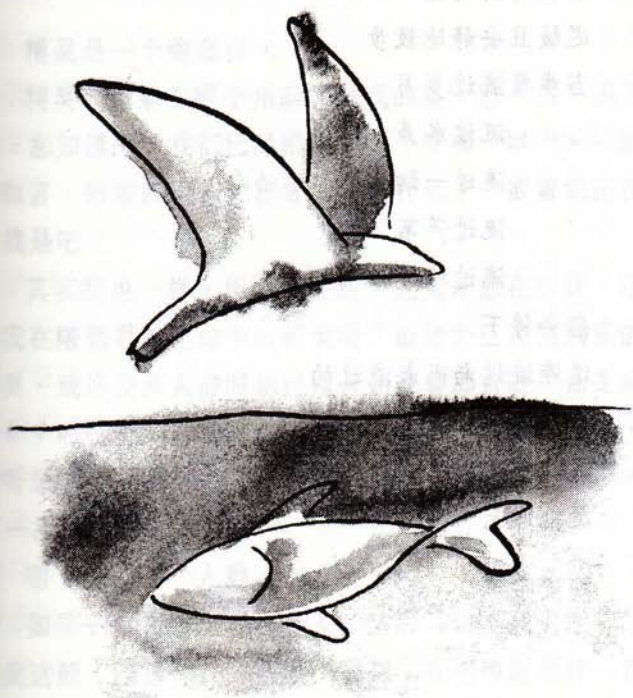
地下诗人周伦右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如同水是鱼的内部网络，天空是飞鸟命中的射程，诗人用语言写诗，语言就在他的内部，诗人是不能够在言语之外谈论语言、处置语言的。因此，诗人对语言的变构便只能是：在语言中对语言的遮蔽性、确定性的克服和自我克服。

嗯，我们来玩味齐豫的歌，从齐豫的歌里头我们也来玩味这个生命中的精灵，这精灵今晚儿躲藏在您重复提出的问题里头：什么是现代诗？现代诗是什么？哦，今晚您终于又懂了一些些。现代诗嘛，现代诗不是飞鸟，也不是鱼，现代诗一定是“飞鸟和鱼”。您不能拆开这个不和谐的搭配，在现代诗里头，您不能只保留飞鸟，也不能只保留鱼，您一定得同时接受“飞鸟和鱼”，因为这是生活的写真，您骗不得人，也骗不得自己。

对啦，您终于把这问题给弄清楚了：现代诗就是偶尔不和谐的生活里头隐藏著的和谐，是一种现代人寻求心理平衡的软性工具之一。

您看，您从古典走廊走来，现在您走进这现代殿堂，在这广宽殿堂，我可以让您自个儿散步去了……。然而，您必须想象您在散步，经过北马作家陈政欣所成立的《金石诗社》，您翻开《金石诗刊》第4册，您翻到一个叫张玮翔的诗人写的诗，题目正是〈散步〉。

对啦，这就是今晚儿送您入睡的诗。您听：



拥有天使的脸孔却怀著魔鬼心肠的人，
因为那些拥有天使般良善外表的人啊，
可能就是带您走向邪恶之道的魔鬼呀！

让一只船
躺在河面之上
迟缓且安静地散步
当步履流过岁月
 流过水声
 流过一切必要与不必要
 流过芦苇
 流过蜻蜓
船会停下
追溯流过与尚未流过的
这一行
只是为了把这一生过重负荷的记忆
还给昨天
晚安哦。

睡醒之间

精灵是一个偷窥狂。

精灵究竟躲在哪个角落偷窥我的喜、怒、哀、乐？
您知道吗？我们已经踏上第七个阶梯，以七天一阶梯而言，短短四十九天相处您找到什么了？或者您还在寻找是吧？

其实我也一样。所以我在想：究竟是您在陪我，还是我在陪您寻找生命中的精灵呢？或许您已经找到您的精灵，或许夜深人静时您已经开始哼著那首歌：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有歌真好，我听您唱著。我听：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

嗯，夜深了，人静了。

如果一个人想念另一个人，然后又很不直觉地哼起如此这般，哼起那样一首歌，我想，在他哼起那样一首歌的时候，精灵准是跳出来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生命中的精灵已经跳了出来，跳出来要弄著他的心。噢，为什么他不知道呢？您忘了吗？隐藏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那么说：就因为他看不到自己所以一切更美好起来了吗？正如那个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们在醒著时，对周围所发生的，和在睡著时一样，健忘而又掉以轻心。

这是一个难题。连赫拉克利特也忘了，人们醒著时和睡著其实都一样，但是一旦恋爱起来一切都倒转了，恋爱了就变成另一种格局：睡著时周围所发生的事，和醒著时一样了，不会健忘思念的人儿，也不敢对心爱的人儿掉以轻心。为什么会这样？这会是一首关于恋爱的诗吗？您听：

当你梦见我时

请搬我回家像搬一座石雕不要让他醒来

每一个恋爱中的人都可以拍胸膛说：我很清醒，我真的很清醒。但是清醒的是谁了？哦，我来偷偷告诉您，清醒的其实只是他生命中的精灵，这时候精灵会帮助他揪出平时最不易外显的温柔、体贴，还帮助他修饰所有约会时的开场白和告别时的晚安曲。呵，连说声晚安都像唱歌那么的好听。穿过那座雨林听说就会抵达很久以前邱比德寄居的窝巢，您听：

几点了？

你听到那支被弃置墙角的六弦琴和缪斯讨论几桩无名情绪

温柔姿势像我臂弯那样撑开著等你入睡，穿过你处女的体香去幻想你睡著的模样。当你梦见我时，宝贝：我从灰色线条走过因此全身挂满冰天雪地那样银白亮光直迫向你睁不开的瞳眸。

不是吗？如果没有精灵作祟，一个人怎无端端变成这个样子了？讲电话都像在吟诗、对唱了。呵，还有这样的事了？没有？您硬说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您真没有过，那您准错过了十七、八岁，至少廿三、四岁的初恋情怀了。古诗都有云：少年不识愁滋味，欲上层楼，欲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对啦，这时候什么行云流水，什么风花雪月都出来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被精灵又拖又拉的掉入诗的框框里。

您不知道诗人的心情吗？诗人的心情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您硬说您不是诗人，您硬说您没写过半句诗，没填过半句词。但是，那时候您不就生活在一整首诗里头吗？那时候您听什么歌了？啊，就是罗，您听类似陈升那首〈然而〉说：然而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多么的喜欢，每个早晨，我发现你……在我身旁……（赶快去听歌啦，听陈升的〈然而〉）。您那时的生活就是诗啊，只是您没把它记录下来而已，有些人把它记录下来了，就整首诗烙在纸上啦……然而您没作记录所以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这问题很奥妙。世界人口数以亿计，偏偏互不相干的两个人能够相遇，一旦相遇就活如梦中，梦中和醒著时一样不会健忘思念的人儿，也不敢对心爱的人儿掉以轻心，而且梦中也能唱起这样的一首歌：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

我今晚想说的其实是：人们常常以为诗在纸上、诗在诗人的诗集、诗在知识份子的笔尖、诗在李白的酒瓶、诗在郑愁予余光中席慕蓉等人的脑袋子里。真是如此？如果您真认为如此，我想，那是因为您忽略了生命中隐藏著的精灵了。精灵说：诗就隐藏在你白天睡著忙碌的生活，晚上突然醒来的休息里头。

您听，这是谁写的诗？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是席慕蓉的〈初相遇〉，您听：

我喜欢那样的梦 在梦里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
心里什至还能感觉到 所有被浪费的时光
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与感激

胸怀中满溢著幸福，只因你就在我眼前
对我微笑 一如当年

我真喜欢那样的梦
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
却又觉得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
好像你我才初初相遇

这样的诗还得拿到手术台上用锋利如钢的手术刀去

分尸、解剖做研究吗？我想不需要了。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没爱过的当然读不懂，再怎么解释也不可能懂的了，爱过的自然懂了，懂了您再去多作解释不就烦死人啦？

现在，您有更深一层的领悟吗？或许建议您这样思考现代诗这一难懂的问题：读诗可能不一定要全懂吧？读诗也不一定要根据诗人笔下句子一五一十照读吧？不是的，读诗本来就根据您的心情去读。诗人？呵，纸上的诗人只负责写诗，如果您够聪明，您当明白您是您自己的主人，管他写他的，诗到了您手上，该读的是您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心情了。

但是我想告诉您，诗人写的是他的感觉、他的心情，您读起来却成了您的感觉、您的心情，这是因为诗人和您一样，凡与感情有关的诗大致相同，像极了凡与感情有关的歌：都让人心醉、什至心碎。不管心醉还是心碎，诗人写诗，写了很多但是大致上感觉和您相差不远，那您和诗人在真实生活中又有何差别了？非常肯定是没有多少差别的，只是他比较懂得掌控那只精灵，那只隐藏在生命里的精灵。

如此而已。

我想，差不多了。让我们来温习一下赫拉克利特的句子：人们在醒著时，对周围所发生的，和在睡著时一样，健忘而又掉以轻心。然后赫拉克利特解释说：愚蠢

的人们虽然听到了，却像聋子，这格言对他们正适合，无论何时他们在场，他们都是不在场的。他的意思是说：醒著的人如睡著一样活著，反而一些看似睡著的人却生活得非常的清醒。恋爱中人就是睡著和醒著一样的生活吧？！

但是，恋爱中人最好还是永远保持“睡著像醒著”的姿态，一旦恢复“醒来却像睡著”一样的生活方式，恋爱中醒著的甜言蜜语必在睡著时形成恶梦，那爱恨交缠的半梦半醒之间，更叫人不知如何收拾才好。

罢了。今晚我们反其道而行，就在睡著的时候醒来了好了，醒来读一首诗，想是马华文坛年轻诗人林爱慈在半梦半醒之间写下的，诗取名〈爱的梦境〉，看来正是半梦半醒之间的句子。我们得先温习如此这般的句子，当生活突然陷入半梦半醒之处境，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首诗来慰藉自己了。听哦：

点不著怨恨的天空是永恒太阳的地毡
太阳怀抱中的荧荧光焰是部分云霞的桌巾
舍身相许的云霞是草原上晃动的雨伞
洒落山扉的大蘑菇是草坪上小孩的爱
爱的脚板下是睡著的小草
摇篮上的小草的友敌是窗台上的天空

这您可懂得？您可懂得什么“爱的脚板下是睡著的小草／摇篮上的小草的友敌是窗台上的天空”，或者懂得什么“点不著怨恨的天空是永恒太阳的地毯／太阳怀抱中的荧荧光焰是部分云霞的桌巾／舍身相许的云霞是草原上晃动的雨伞／洒落山扉的大蘑菇是草坪上小孩的爱”，这爱像什么了？您问。您说：爱究竟像什么呢？爱像一座石雕吗？所以您才懂得用精灵的语言说：

当你梦见我时

请搬我回家像搬一座石雕不要让他醒来

是的。亲爱的您可要记得住：当你梦见我时，请搬我回家像搬一座石雕不要让他醒来哦！

岛屿酋长

美国华盛顿政府遣使者会见杜湾密希族人酋长西雅图，摊开话题之后西雅图酋长即说：你们怎么能够买卖天空、土地的温柔、羚羊的奔驰？设若空气的清新与水的涟漪并不属我们所有，我们如何卖给你们？当野牛已经死尽，你们还能再把它买回来吗？

这有关一场土地买卖的对白。精灵想截取其中几句比方说：你们怎么能够买卖天空、土地的温柔、羚羊的奔驰？或者你们能够售卖去年的笑声吗？笑声也可以买卖？一整串已经黏死在那栋忍冬树上的笑声？

嗯，精灵来了。精灵开始跟您讨论简单的句子。关于“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道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句子相信您听得多了。但是，有没听过如此的诗句？您听：今年的笑声黏死在那栋忍冬树上／风吹海那么华尔兹……。我曾经那么迷恋于这些个不合乎逻辑，却优美如画的句子。

就只有一个晚上

她的啜泣把岛屿浮起而泛滥过我的额头

樟脑色的月亮以它的龙骨

戛然滑过我的瞳孔

浪卷成云我是千罅下的古城

樟脑色的月亮以它的龙骨
戛然滑过我的瞳孔
浪卷成云我是千嚀下的古城
以海藻缠你发髻
拥抱即成港。

台湾人流行一个感叹词，他们老爱夸张地“厚”的一声。“厚”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一种发音，当他对著您“厚”的一声，我想那声音里准包含著惊叹和激赏。比方说：厚，您真够神奇，怎写出这样的句子来了。您想，诗里那个“她”只哭了一个晚上就把一座岛屿给浮了起来？甚么东西可以浮起一座岛屿？经过一场哭泣当然是泪水罗！一个晚上的泪水哭成一座海洋然后把一座岛屿给浮了起来。真够想象力，请大声一点说：“厚！！”

就只有一个晚上
她的啜泣把岛屿浮起而泛滥过我的额头

所以我说，您怎么可能在练习簿子写下这样的诗句然后交到老师手上呢？不挨鞭子才怪。这有点像5岁出头的小孩子和妈妈对话时出现的传奇句子。您也知道，只有那些凡事调皮而且好奇的小孩子才会对著窗外十五的月亮说：妈妈，您把晚餐用的饭碟挂上天空了吗？您仔细听著，只是一个小孩子和妈妈的对白吗？但是那月亮和饭碟，那挂上天空的饭碟不就是诗的组合、诗的对

比吗？在小孩子天真的视野当中，随便一点就点中一截诗了？您听：

妈妈，您把晚餐用的饭碟挂上天空了吗？

厚，今回换您来写诗也行啦。诗人用的不就是如此这般这样一种技巧吗？您听：就只有一个晚上／她的啜泣把岛屿浮起而泛滥过我的额头。岛屿被泪水浮起来，泪水泛滥过您的额头，意思不就是说“她哭了一整晚，她的泪水如泉涌，她的泪水使您脑袋子也乱七八糟起来了”嘛！

这是台湾诗人沈临彬写过的一首全诗长41行的浪漫作品〈浮兰德〉。我喜欢把它读成十分醉人的绵绵情话，梦呓一般。您会发现，诗里行间渗透小孩子一般天马行空的想像力，以童真带人必可散发最真、最深的情诗魅力。比方说：“海站起而树惊呼”，您也知道这是拟人法，但是一生当中会有几次动情能让您产生“海站起而树惊呼”的情绪呢？那是一种无法形容却真被形容出来的意境，如果用古诗来吟可能会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

用如此细腻的词藻写情书您说该有多好啊！

所以，打17岁那年初读至今已年过30，每次接触这首诗时心灵仍被撼动。我想，震撼可能源自人生际遇当中一些早已深埋心坎的情绪反射。面对如此意境，管他诗人写诗人的，诗到手中自会跟随自己的心境波荡，因

为繁忙而且慌乱的生活步伐里头，偶尔真会渴望来一场“风吹海那么华尔兹”的感觉，那些人生不可或缺的，也不是一般人给得起、不是一般人可以施舍的爱和关怀，所以偶尔真会渴望有人为我哭、为我笑，同时也记取我曾为人哭、为人笑。这很正常的是吧！

这就是现代诗了。精灵有话说：现代诗偶尔渴望让人为我哭、为我笑，现代诗偶尔也会记取我曾为人哭、为人笑。

人生，人生不正是如此吗？

这里有一首，您来试试听看是谁在为谁哭、为谁笑了，是我国年轻诗人陈佑然的“代客写情信”。这有点讽刺，诗人就是代客写情信的人，有点讽刺却很真实。您听：

由始至终采用

简洁正确的词汇

歧义

并且

特别著重结构词的习惯用法

情绪和例证

便于吸引对方细读

时刻考虑对方的水平

根据原作者的要求

尽力精简篇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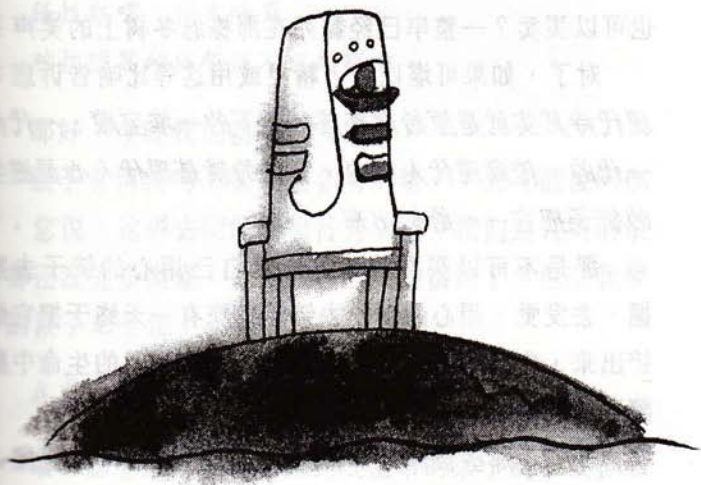
自然流畅

经过反复审核

并按需要加以补充改善

再交由原作者

寄出



她只哭了一个晚上就把一座岛屿给浮了起来。

嗯，这得要有点深度才能完全领悟。关于现代诗，经过这些日子以来的浅尝，我想，今晚我们应该往深一层去探索了，即使它是一座陌生森林，或许我们可想象自己为一个都市探险家，今回擅闯森林只为了寻找传说中原始部落酋长埋下的宝藏，我们好奇于酋长的动机，酋长他为何埋下那堆宝藏了？酋长用意何在？没听到酋长怎么说了吗？酋长说：你们怎么能够买卖天空、土地的温柔、羚羊的奔驰？怎么能够买卖去年的笑声？笑声也可以买卖？一整串已经黏死在那栋忍冬树上的笑声？

对了，如果可堪比喻，精灵或用这等比喻告诉您：
现代诗其实就是原始部落酋长埋下的一堆宝藏，一代传一代的，传到现代人手中，等待的就是现代人心灵滋生的铲子把它一一给铲出来。

那是不可以买卖的，只能靠自己用心的铲子去挖掘、去发觉。用心的铲子去铲。当您有一天终于把它给铲出来，您当明白：这不就是我们一再提及的生命中隐藏著的精灵吗？

对了，那些被原始部落酋长们埋在黄土下的宝藏，正是随时可能浮现眼前却又被我们忽略了的生命中的精灵，但愿您懂。即使您懂了，懂了以后几时我们才能铲出黏著去年的笑的那栋忍冬之树呢？几时才能铲出风吹海那么华尔兹的晚安曲？

现在开始可能还来得及的。精灵说：现在开始一定来得及。

悟空舞狮

嘿，您昨晚做梦没有？梦到谁了？！

我说，我昨晚做了一场梦，梦到一只猴子了。梦中那只猴子竟然会唱诗，它唱了那么一句：

我喜欢的是自己

此时此地的孑然独立

任性狂唱、任人唾骂

对抗明显的优势说不出的得意

那好，今晚我们就来研究猴子。

猴子有情绪吗？猴子也会闹情绪？！您可能被问倒了。您说：这得去问问动物行为学家，我们连人类的情绪都还没完全摸懂，怎来摸这猴子的情绪了？但是我梦中的猴子却会说：

我喜欢的是自己／此时此地的孑然独立……。

唉，您想象槟城植物园到处乱窜的猴子群，或者吉隆坡动物园里也有大把，您想象您突然发现一只离群的猴大哥，想象它孑然独立瀑布旁的岩石上，头抬得高高，可能它的红屁股门也翘得高高的，这用人类的形容词来说简直就是“巴闭神气”耶。

人类也真奇怪，自己神气就无所谓，偏就看不得猴

子神气那样儿，不信改天您去动物园就请多注意，人啊一见有这样一只猴子哥儿，准会好气又好笑的捡地上一枚小石子扔去，破口大骂一顿：你这猴子，光天化日下翘著红咚咚的八月十五在神气什么……如果猴子会说人话，这就好玩了，当它避过那枚小石子，准更神气的嘟著大嘴巴说：

我喜欢的是自己

此时此地的孑然独立

任性狂唱、任人唾骂

对抗明显的优势说不出的得意

怎啦？我们不是说著生命有精灵吗？这回怎的跑出一只猴子来了？您问。如果您真的这样问，那……我想，你又再一次错过生命中隐藏著的那只精灵了，您没注意听著吗？这回精灵在猴子的尾巴里出来了，这只猴子确实有尾巴，一条您没注意就必错过的短短的尾巴。

您终于忍不住了，您问：这只猴子是精灵？是吗？这只精灵演化的猴子可有名字？它叫什么名了？用了那个家的姓了？！

哦，我就来说个清楚。这只猴子确实有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姓孙叫悟空，对啦，就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啊……哗赛！您大拍额头三几响说：给你气死了，原来你在说著的是孙悟空。我说：不是的，不是我说的，

是我梦到一只猴子在唱台湾诗人罗智成的一句诗，正是那一句：我喜欢的是自己／此时此地的孑然独立／任性狂唱、任人唾骂／对抗明显的优势说不出的得意。

罗智成笔下这诗，收录诗集《扔地无声书》的诸子篇里，诗名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您的问题来了。您问：现代诗就写现代事嘛，怎么现代诗写起古典小说来了，有没有人也用现代诗来写《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答案是：有啊！也是台湾诗人林耀德，他有诗取名《听你说红楼》，我这就翻出来读给您听。听哦：

听你说红楼

我卸下防风的墨镜

让古典在脸上冻结小雪

在两鬓凝霜

走入失落的年代

你藉语言的砖瓦重建陆沉的苑囿

嗯，走入失落的年代／你藉语言的砖瓦重建陆沉的苑囿。这是诗在造化之后弄人。但是，现代诗人写古书古事，用意何在了？林耀德写《红楼梦》纯粹只为了怡情吗？罗智成写〈齐天大圣〉纯粹只为了把孙悟空写成诗句，纯粹为了用诗来纪念《西游记》吗？但是您听，这句诗今晚我已念了第四遍了，如果您还是听不懂……

唉：我喜欢的是自己／此时此地的孑然独立／任性狂唱、任人唾骂／对抗明显的优势说不出的得意。

您怎么没多注意呢？您身边不就有大把在呼喊口号，口口声声在说要“做我自己”的人吗？说得好听嘛就是“性格”啦，再深一层想，这性格与姓孙那猴子真没啥差别。哈……关于这点倒是诗人先想到了，或许诗人是先看这有性格的，或许这有性格的人就是诗人他自己，所以就一推全推给姓孙那只猴子身上了。

所以说：现代诗是内敛的、隐藏著的精灵。这回我不准备多作解释，您得用心听、用心想，因为这是现代诗：

眼睛是慑人的

三只眼睛正恣意注视著

两只眼睛

那多余的眸子使人感到

莫大的孤独

和二郎神相对

我感到

漏洞百出

笑一声吧。您说，那第三只眼睛有时真是漏洞百出的。您不喜欢生活里有第三只眼睛，您不喜欢受到种种约束，您至少曾经也是年轻的，也是叛逆的。您说：真有意思，原来我自己就是《西游记》里那只孙猴子，难

怪部分人类演化学家坚称人类是由猿类——也就是有猴子样的动物演化出来的。

真有意思。您开始喜欢现代诗了，我想。所以，我再补上一句：

我无法分心提防第三道剖析

不喜欢原形毕露的窘境

更不喜欢模范生

那种期待被嘉许的优异

我是一座顽石

顽固地决定自己

这是感性的。不是吗？这是很感性的叛逆，只有诗人可以摘得如此感性的叛逆吗？我想不是的，比较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凡认真生活、关注生活、投入生活的人多少都会有他感性的一面，包括发自内心的感性的叛逆，如诗中的猴子般穿梭如精灵。那是一种能量，一种爆发力，象诗。您听：

我站著，像一座顽石

当我行动

我像无数顽石

被猛扔出去

所以人家都说年轻真好。年轻可真是一座静止不动

的顽石，只为侦察自己即将动作的目标，一旦行动起来，就是无数窜动的顽石了，炮弹一样被自己猛扔出去，可能这一扔就扔出生命火花也说不定。

所以说，现代诗真过瘾。现代诗可以用内敛的顽固释放外显的叛逆，用很感性的触觉挑动您去思考生命、思考人以至人性。思考您自己、也思考别人。

这里又有一首，这回是我国诗人郑醉的作品，我得先解释清楚，诗里的“懂”是“懂得花钱”那个“懂”，钱就是钞票，诗里的“钱”是“懂得花钱”那个“钱”，诗里的“抢”是“抢钱”那个“抢”……诗取名“舞狮”，就是新春佳节在大街小巷舞的狮子，讲的是狮子。那当然与猴子无关了，却颇有猴子的味道。您听：

懂钱

懂钱

懂懂钱

懂钱懂钱懂钱懂钱懂懂钱

• 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钱

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

抢钱抢钱抢钱抢钱抢钱抢

厚，今晚这个《生命有精灵》懂钱懂钱的跟您说晚安了。



我喜欢的是自己，
此时此地的孑然独立，
任性狂唱、任人唾骂，
对抗明显的优势说不出的得意。

星星距离

之前

我们簇拥为贪婪之城

今晚心情不太好。听到一个歌手在唱：天上的星星为何那么的拥挤呢？可能是心情本就不太好的缘故，就随著歌声跳出如此的问号：地下的人儿又为何总是那么的疏远呢？

我想，这准是寂寞起来了。“疏远”这一个词藻适宜寂寞的人，比方说：站在人潮拥挤的吉隆坡巴生车站忽然这么问：“车站的人潮为何总是那么疏远呢？”如果身边有人，那他一定瞪大双眼说：“人潮挤得要命，你怎说得那么疏远啦？”这里有诗：

或者

是砖块先在钢筋水泥胃里蘸出有机体

一如生命从海洋铺上陆地为蓝绿菌

演化细菌群繁衍复制

最终必成就硬壳表皮

以及坚牢骨架

复又蚕食淀底叶绿素修筑宽广肠道

藉此为饥饿的内脏输送营养

“人潮”和“疏远”是一组互不相衬的词藻，一定是

群聚的才叫人潮，也一定是有距离的、被间隔了的才叫“疏远”，所以用“疏远”来形容或者解说人潮是有点怪了。您先听著：于是／我们疲于奔命／成为A城抢购的罐头食品／以及B城预定的维他命丸。我们还一直以为／自己正在研究营养不良之解决方案／侦伺食物供给之附加管道／正如贪婪之城从不认为／那些都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我们行将退化为贪婪之城操纵的机械

我们还一直以为活著的是自己

正如贪婪之城从不认为活著的是我们

“车站人潮为何总是那么疏远呢？”《生命有精灵》今晚就来派送这些组合起来有点反常的词藻，看看这些词藻有哪些是精灵留给您的暗示。

城如

无意识

在争论意识和潜意识之绞斗技巧

正如我们争论夜晚与白天之真假

复在黯黯酒廊向发亮酒杯诉苦声中

趋渐丧失辩证虚实之能事。

“车站人潮为何总是那么疏远呢？”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暗示，它可能只关系到一个人的情绪而已。比方说：一个现代女子思念远在吉隆坡工作或升学的情人，她远

赴吉隆坡见了她的情人，结果不但得不到热情招待，反而觉得……相隔远了，久未沟通了，开始生疏了，小住几天之后她尽管不舍，也必须拾起行李返回故乡，尽管她的情人到车站送行，两人却在拥挤的人潮中相对无言。这时那现代女子就开口了，她说：“这车站……人潮为何总是那么疏远呢？”

嗯，您注意听：“这车站……人潮为何总是那么疏远呢？”

这是人生偶尔浮现的小小的暗示。小小的暗示。不要告诉我您听不懂那现代女子的暗示。但是她的情人反问了一句：“人潮挤得要命，你怎把它说成得那么疏远了？”

您再仔细的听著。她的情人回答说：“人潮挤得要命，你怎把它说得那么疏远了？”这又是人生中另一个更小的暗示了，它暗示著这可爱的情人忽略了，或者说是刻意忽略了原先那个女子的暗示。您可能永远都无法相信，有时这小得不能再小的暗示，竟然完全改变了两个人的际遇，因为忽略了这小得不能再小的暗示，两个原先可能终身相许、生儿育女的情侣，被暗示著即将走向两个世界、走向两个不同的人生了。

如此暗示，有人说是命运，有人说是注定，有人说是无缘没缘，总之总会有人扯出数之不尽的理由和藉口来掩饰这些个小小的暗示。您呢？您可曾发现在您人生

中曾经浮现的暗示？您可曾即时掌握这些暗示？并且解开谜题，因此而解开了您人生中可能不小心烙下的遗憾？！

当您在听著那首歌，当那个歌手在唱“天上的星星为何那么拥挤”时，您可曾明白接著浮现的“地下的人儿又为何那么地疏远”的涵意呢？当您有机会入住都市公寓，您发现公寓住户少说数百户，数百户人家互不认识，再也不认识隔壁邻居到底是谁，甚至完全不晓得隔壁住著什么人的时候，当您再想起乡下住宅敞开的大门，想起日日夜夜、随时随刻都自由出进您家大厅的邻居们，可能您就会明白所谓“地下的人儿又为何那么地疏远”的暗示了。您再听著：

尽管如此

在贪婪之城之胃里我们仍坚持活著的是自己

活著的眼睛如初生婴孩般慌张

触觉如生殖器官般敏感地。我们

在城之交错线条上晾晒神经轴突

正如城在我们心灵镶上防锈钢版。一旦钢版脱落

我们必将腐朽，始于心灵向躯骸蔓延。身心交瘁遂

被扔回大海

对了，进步有时缔造了忙碌，忙碌有时缔造了距离，距离有时缔造了暗示，我们生命中隐藏著的精灵有时就为这些暗示而来。但是人们偏是忽略了，忽略了这

些暗示的可爱之处，忽略了这些暗示所可能点燃的领悟，忽略了纠正、改变和重生的机会。

您说，这是暗示吗？您听：

黑夜并不可怕

黑暗点燃了人人之心灯

怕最怕这无声无息的

雾，披这一身纯洁

凄美得像什么似的

白茫茫地笼罩下来

美化了一切

任什么也是一团朦胧

任什么也是唯我独美

哦，您说这是一首诗，是我国著名诗人游川的《夜里观雾》。您只知道这是一首诗吗？难道您就不知道诗人夜里看雾却看到了一点暗示了？暗示着什么了？暗示著现代人的虚伪、暗示著现代社会的真假难分、暗示著那比黑暗更可怕的光明……。嗯，对了，您今晚又多懂了一点，所谓现代诗可能就是人生浮现的一点暗示，精灵缔造了这点暗示等著您来揭开谜底，一旦谜底解开了，您的下一步就成了关键，您苟同于诗人与否？至少您明白了诗人的用心对不对？您明白了诗人用暗示来揭开

人生有点令人难堪，偏偏又很真实的那一面，您能面对最真实的那一面吗？这是诗人的答案。

您得注意，答案和问号其实是对立的，但是诗人的答案往往有个问号说：您能面对您人生中最真实的那一面吗？

对了，人生有太多不太容易面对的真实面，就因为人生有太多不太容易面对的真实面，所以才需要精灵来缔造暗示，才需要诗人来为精灵的暗示稍作注解。

注意。精灵说话：我们／在城之交错线条上晾晒神经轴突／正如城在我们心灵镶上防锈钢版。一旦钢版脱落／我们必将腐朽，始于心灵向躯骸蔓延。身心交瘁／遂被扔回大海：

天啊。我们必将航向大西洋，入住亚特兰提斯，
 居废墟
 并以海藻酿酒狂饮。

哦，人生有太多暗示了。这您可能不太苟同，所以在人生旅途中您一次又一次错过这些暗示，一次又一次忽略了精灵为您缔造的这些暗示，一次又一次枉费精灵借助诗人笔尖透出一番苦心。

不信您听，这是诗人游川的另一个暗示，这暗示关系到看电视的习惯，这看电视的习惯被写成一首诗，题名〈团结〉。他说：

傍晚六点廿分

全国五百万华人生平第一次

万众一心著同样的事

撒尿

抽水

哗啦一声冲掉连篇鸟论和狗屁

淹死几只发表激昂政见的蚂蚁

广告一过

又匆匆忙忙赶回去看香港连续剧

很夜了。今晚《生命有精灵》就暗示您早点睡去，因为明儿您走出大街会有更多暗示等您去摘取。记得，精灵为您缔造的暗示随时可能改变您的态度、您的人生，所以请勿轻易忽略它。

砖 块 生 活

因为生命有精灵的缘故，很多沉重的事物变得轻飘飘起来了。

这与诗人有关。当诗人的触角伸向未知的印象大海，在空白的纸上真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凡是印象中曾经浮现的画面，入诗之后即可穿梭自如。不信您跟著读一读这一首诗：一块砖／一只蝴蝶／两块砖／两只蝴蝶／三块砖／三只蝴蝶／四块砖／四只蝴蝶

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

那么多口轻飘飘的

轻飘飘的

掠过我愈来愈矮

愈来愈窄

愈来愈小的肩膀

这是台湾著名诗人张默的作品，题名〈挑砖工人〉。收录在九歌出版社印行的《落叶满阶》诗集里头。张默自序中直言：诗是发自内心真挚的声音。

作为读者，您可能有权利提出这样的问题：那真挚的声音在哪？

诗人可能会这样回答您：就在我的诗里。您不肯罢

休继续追问：在您诗里的哪一行哪一节哪一段句子里？诗人可能就会瞪您一眼说：真挚的声音在心里，您听见就有，您没听见就没有了。

厚！台湾人流行这个感叹词，您忘了吗？大声一点说：厚！这简直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那真挚的声音藏在〈挑砖工人〉的诗行里吗？

这些挑砖工人很多人都有印象。不论大城市、小市镇都有他们的影子，不论是在台湾还是马来西亚，这些挑砖工人出没建筑工地，在烈阳底下一块砖一块砖叠成一座座楼房，住进去的人们可能未曾想象，那遮风挡雨的空间可是挑砖工人在烈阳下一滴汗一滴汗，像小孩积木那样一块一块给堆积成形的。

但是诗人怎么看这生活布景？这一块块砖在诗人眼中成了一只只蝴蝶，沉重的气氛融入轻飘飘的意境。诗人说：一块砖／一只蝴蝶／两块砖／两只蝴蝶／三块砖／三只蝴蝶／四块砖／四只蝴蝶。

如果一个挑砖工人读了这句诗，真要吐血了。记得那首诗吗？精灵在此重复默诵：

或者

是砖块先在钢筋水泥胃里蘸出有机体

一如生命从海洋铺上陆地为蓝绿茵

演化细菌群繁衍复制

最终必成就硬壳表皮
以及坚牢骨架
复又蚕食淀底叶绿素修筑宽广肠道
藉此为饥饿的内脏输送营养

真的是砖块先在钢筋水泥胃里蘸出有机体？但是在张默诗里一块砖是一只蝴蝶？好啊，一块砖是一只蝴蝶，那你诗人自己来挑这一块块砖好了！厚！有这么轻的工作了？挑砖工人说：用笔就轻得多了，用肩膀就重得很矣。

这是一种生活的对立面。诗有时很假，这点有时不得狡辩，但是您是诗人吗？如果不是，那您是能够把生活诗化的人吗？如果一个挑砖工人能把生活诗化，那么面对沉重的砖块时，会不会觉得那砖块突然轻了很多了？这很阿Q式的精神慰藉有时会通过诗的形式表现出来。

人生有时不是很需要阿Q一下吗？诗人给了挑砖工人一个减低心里重压的想象空间，挑砖工人本身愿不愿意选择这种方式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您是那个挑砖工人，您会选择诗人这种精神层次的抒解方式，还是会和诗人辩驳砖块的重量，然后一把辛酸、一把泪水在痛诉自己“苦命啊苦命”了？

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

那么多口轻飘飘的

轻飘飘的

掠过我愈来愈矮

愈来愈窄

愈来愈小的肩膀

您，听得懂吗？我在说著的，其实是诗人和挑砖工人之间的矛盾，诗人是在生活的正面寻找侧面的人，诗人喜欢生活的侧写。因为生命有精灵的缘故，生活中很多沉重的事物都变得轻飘飘起来了，你喜欢沉重的生活呢？还是轻飘飘的生活？！

其实，您会说：太沉重不好，太轻飘飘更不好了。

但是，经过这些日子以来的沟通，您理当明白，诗是诗人的，读诗的是您，一首〈挑砖工人〉不管写的是什麼，您读来可能不一样了。您可能会认为砖是一种象征，象征生活压力，或者象征工作压力。当您面对压力时，您想把砖块变成蝴蝶，砖块您不太喜欢，您比较喜欢蝴蝶，当压力从砖块变成蝴蝶……哦，您终于明白诗人的用心，诗人的感悟……如果您能有这样的感悟，尽管您不写诗，想来您也有资格做个生活里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的大诗人了。

愿您是个诗人：即使是个挑砖的人，也做个挑砖的诗人。

这是生命中的精灵所能够带给您的。您可以错过，

但是您一旦错过了，您的生命想来会是沉重的，您的生命必将因为迎接砖块而错过蝴蝶。

化砖块为蝴蝶的诗，拥有同一精神面貌的诗到处都有、比比皆是。你来听听，这是我国诗人草风的〈冰橱里的汽水〉：

躲藏在冰橱里
享受冷气的
一瓶瓶汽水
只要我把它们揪出来
它们就委屈的
无声地哭成泪人

哦，是汽水哭成泪人，哭成泪人的不是您，是汽水。您得注意，在挑砖工人的眼里砖块可以变成蝴蝶，现在角度完全更换了，您有委屈吗？心里想哭了？那好，去冰橱里揪出一瓶汽水，委屈全灌入汽水里了，您是不流泪的，就让汽水来流泪好了，您的任务是把无声地哭成泪人的汽水，狠狠给吞下肚里去……这就是诗人借生活琐事排解压力的方式，但是您得借助精灵的提示，潜入精灵的海洋，捡拾海洋里的珍贵的贝壳。

这就是诗？这就是现代诗？！您又出问题了。是啊，这就是现代诗啦，这就是现代诗数百万种表现方式的其中之一。不信？您真要再问：这就是现代诗？！

那好，《生命有精灵》今晚告别前再送您一首我国著名诗人小曼的诗，题目就是《诗》，您听：诗是春天／如鱼／如水／女人也真是诗的一种变体

千种人有千种写诗的方式

以款款的眼神画眉

以情话轻梳不知深处的长发

皆是写诗的方式

嚼耳垂

吞红唇

披天盖地以熊熊烈焰 烙一掌胎记

都是写诗的方式

无奈

诗不只善撒娇

也贪宠贪爱

偶尔遭受忽略

便流连在文艺版的露天茶座

花枝招展依著别人

夜啦，精灵愿您今晚有梦，梦中有诗了。

晚安。

狩猎之初

诗是用以朗诵好呢？还是用以吟唱比较精彩？

人们喜欢这样歌颂生命，说生命如歌，甚至生命如诗、如画。人们喜欢这样歌颂生命的原因在哪？生在艰苦年代的人们就越喜欢把生命歌化、诗化甚至神化。所以，越艰苦的人生就越歌化、越诗化、越神化。

这其实很正常。生活越难过的人们，就越需要感情上的扶持、精神上的慰藉，所以就越向往浪漫情操，越向往诗的层次伸延，越向往歌的形式发展。生命中隐藏著的精灵也是如此，所以自人类发明文字，并在文学成形以来，多少经典皆衍生自可歌可泣的年代，以及可歌可泣的人生。

尤其是诗。

所以说，生命中隐藏著的精灵有侧隐之心。生命中隐藏著的精灵有化悲愤为力量的倾向，这力量在古诗词行间处处可寻。精灵在此赠您一截杜甫〈兵车行〉。您听：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这战乱情景如在眼前，历经百年千年不衰的诗句子，这不令您百般惊奇、万般讶异吗？其实精灵助您一臂之力，您可用心读出诗中有画面，姑且试试：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现代诗也是如此。即使处在和平的年代，现代诗人歌颂和平、享受温情的同时，视野总也逃不过人生最值得同情、最值得关怀的那一面。东马砂劳越有个诗人吴岸，在越南船民投奔怒海的年代，也写过如此一首诗：生命是重创的兽……

吴岸写生命，第一行第一句出现的就是“生命是重创的兽”，题目则是〈火〉。他说：生命是重创的兽／于深夜／被狩猎者驱赶／至绝望的崖／崖下／大海起黑色的浪／伴著群鲨的笑。

生命是一场狩猎，人生是个狩猎场。

这不就证明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诗人，也喜欢把触角延伸到离难的时空吗？生活在和平年代的诗人能把生命形容为“伴著群鲨的笑”的那一种，这感觉来自哪了？就来自生命中隐藏著的精灵，因为精灵有同情受难者、关怀受难者的倾向。这也是精灵人诗之可贵处。

您听，这是吴岸〈火〉的延续：

乍见

一点微光

在海的迷茫处明灭

在瞳孔中

倏然变成冲霄烈焰

生之欲念

遂化作蛾群

纵身一扑

一场鬼哭神嚎

终随黑夜消逝

海复平静

浪花卷著晨光

来催醒长滩上的椰影……

吴岸为何对待生命如此？为何吴岸会对生命产生火的联想？哦，原来诗是在越南船民投奔怒海那年代写下的，诗后附上的文案如此解释：据报载，越南船民在离开越南后，即以马来西亚东海岸外海上油井的煤气火焰为导航驶向比东岛。这比东岛其实就是 Pulau Bidong 了。

注意那个“据报载”的字眼。生在和平年代的诗人也会放眼世界，这是精灵在作祟，经典推使诗人往生命悲惨那一面迈去，即使无法亲身投入那悲惨的历史，也偏要来个“据报载”追述了。

据报载，诗人和歌者皆有赤子之心、赤子之情怀。那情怀老令读者和听众为之神迷、倾倒。诗人和歌者差别在哪了？诗和歌又有什么差别了？当人们在报章上写文章时把诗人和歌者扯为一谈。哦，其实是指诗人和民歌手，那经常以生活景象和体裁入歌的歌者，这些民歌手甚至喜欢把现代诗谱成曲、唱成歌。于是……隐藏在现代诗里的精灵也生出翅膀来，开始飞人民间。

台湾现代民谣崛起的七十年代末，许许多多台湾诗人作品都被唱成歌，最熟悉的应是罗大佑唱郑愁予的〈错误〉，就是那首“我跼跼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还有李泰祥谱余光中的〈木屐〉，其中被唱得最多的应该是席慕容的诗词了，所以席慕容也就成了民间最熟悉的现代诗人。

诗人和歌者关系究竟如何？诗句和歌词的关系又怎样？

做研究的非常清楚，古诗尤其元曲以降本来就写来唱著，写来唱的不就是词吗？但是，诗和词在文字与音符分家之后渐渐形成各自的风格和形式，诗为迁就现代学者的思考模式而日愈抽象化，词反为符合现代游民的生活方式而日愈具体化，诗和词也就在两条平行线上偶尔往下倾或往上斜了一点，偶尔就碰了个面、打个招呼了。

但是，诗人和歌手虽在形式上分歧，精神上想来必有相同之处。诗有写得很流行，也有很学术风采那一类；歌有非常流行的歌曲，也有自成一格老爱往生命较含蓄那一面延伸的地下音乐。齐豫不就唱了很多以诗人歌的作品吗？如何划分诗和词的分界？这很难……或者根本不需要。您懂，您不过是个读诗的人，那硬把诗词分家以指指点点的事情留给专家去行。您说，您只喜欢您喜欢的，不论是诗是词，您喜欢能掏出您的心的作

品。

这就对了。

诗词本一家，硬把诗词分两家，这很怪。只是在我们这块地方——在马来西亚很少出现如诗的词、如歌的诗。所幸，所谓很少并不表示“完全没有”。印象中就有这么一首诗化的歌：你喜欢白天／可以看见小鸟玩耍／你喜欢坐在靠窗的地方偷偷望了进来／你感觉树枝没有摇摆／没有风

没有风了

仍放风筝……

嗯，没有风了仍放风筝。这里出现了现代诗惯有的矛盾，意象层次的矛盾，词句间的矛盾，这矛盾衬托出生命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宿命。写歌的人听说本来是个摄影记者，受杂志主编派遣拍摄一辑植物人妈妈的新闻照片，结果眼睁睁看著植物人眼神呆滞之场景，人生之残酷烙印眼前，更震撼他的是：尽管床上植物人妈妈已全失知觉，但是她的伴侣仍苦守身旁，儿女仍长伴身边，一家人伴著一个植物人度过一个又一个的漫长白天、黑夜……不怨不悔的生命，不离不弃的感动……这竟然不是一部电影，不是一出戏，是一场活生生的生命写照。歌手感动了所以写成一首歌，唱成一首歌……。对啦，我说著的正是张泽的〈没有风了仍放风筝〉，就

收录在张泽首张个人专辑里头。

吴岸是诗人。吴岸写越南难民，写的是大生活大历史，在大生活大历史中生命是〈火〉。

张泽是歌者。张泽写植物人妈妈，写的是小生活小故事，在小生活小故事中生命是〈没有风了仍放风筝〉。不同等级，伴同情绪。历史会迁就生命吗？一场战争祸害的大生活大历史中生命比较可贵？还是一个植物人妈妈的小生活小故事中生命比较感人？

我想，您经过这些日子以来和精灵的接触，应该多少已经明白我想说的是：生命贵在被发觉，而且被珍惜。

常常记住，我的诗人朋友。您得常常记住：生命贵在被发觉，而且被珍惜。

凡被发觉、被珍惜的确实如诗、如歌、如画矣。

不是吗？精灵是隐藏的，被发觉的精灵真是可爱极了。

挪威森林

您喜欢听伍佰唱歌？

猜您是村上春树迷？或者不是。如果您是，读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是您的休闲方式？您习惯什么姿势？斜躺床上一边收听电台歌曲，一边翻阅村上春树的作品是一种享受吗？一个早晨或者夜晚，电台在播送一首歌：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

试著将它慢慢溶化

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

您得发挥无边际的想象力。发挥想象力直到您身处挪威的一座森林，您确定您喜欢的不是村上春树的内容情节，您著迷于村上春树的意境，有魔鬼在召唤天使的温柔：意境如诗所以您喜欢如此。然后您就听著电台播送这首歌：是否依然为我丝丝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电台播报员说伍佰在唱歌，歌名叫〈挪威的森林〉……。正当您手上的《挪威的森林》里男、女主角正在迷失、寻索时，电台广播的不正是挪威那森林吗？巧合得让您措手不及，因为那时您手上正捧著村上春树那本百万畅销作品《挪威的森林》。

是的，转一大圈子想提起的其实只是那个唱〈挪威的森林〉的伍佰，更熟悉的应该是那首〈浪人情歌〉。您见识过〈浪人情歌〉的唱片文案？一行显眼诗句写在靠海的蓝空：房子盖在海上／所以也只会有一生漂泊了……

对啦，如果房子都盖在海上了，您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伍佰把房子盖在海上，真够诗意。唱片公司的推销文案都开始迈入现代诗国度了，您怎还等待著呢？精灵大门开著，您就是不肯进来。您只在意听歌、读小说。听伍佰、读村上春树……

啥，伍佰？您说您没喜欢过伍佰啊，只是您在读村上春树时正好伍佰在唱〈挪威的森林〉，您因此才注意到有这么一个歌手。爱屋及乌，您终于知道他不只唱歌，而且写歌。他就是吴俊霖。您说：其实他写的歌让您觉得烦燥极了，刺耳的电子吉他加轰炸机式的击鼓声，您说那是歌了？那也算得上歌曲创作了？！

精灵说：歌手与诗人，都是经常在旋律和节奏间游走的人：歌讲究旋律，诗讲究节奏。无论如何，经过这些日子以来的沟通，我们大概可以认同“生命确实有精灵”这一说法。今晚或许您也有所发现，生命中隐藏著的精灵经常浮现在生活节奏中，这是印象层次、文字层次、艺术层次的节奏。您可能并不在意，但这是事实：

精灵其实也喜欢寄生在歌手身上，寄身在歌手的精神世界中。

不是吗？

我们说过，诗人与写歌人本来应该是一体的，是时间和空间逐步改变了他们的格式，拉扯著他们的距离。这说法有点别扭，有点怪了。歌词是写来唱的，诗就不是了吗？是啊，就连摇滚歌手如罗大佑也把余光中的长江水唱成歌了。您听过吗？您听：给我一条长江水啊长江水，那酒一般的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条长江水啊长江水……还有苏芮唱了很多席慕容的诗，比方说〈七里香〉里那几句：“溪水急著要流向海洋，浪花却渴望重回大地”，这些歌儿就唱得我这辈子想忘都忘不了那几句诗。

哦，这与伍佰何关了？

我们到底讲诗讲押韵呢？还是讲词讲歌曲了？！伍佰，那个叫吴俊霖的歌手，那个台湾人要把您形容得很丑时就会说“你很伍佰”的摇滚歌手。其实他的词蛮诗意的，您……不觉得吗？您听，这不用唱，用念就行了。您听哦：云抛弃了大地／风抛弃了世界的孤寂／花朵抛弃了美丽／而我抛弃了自己……

很灰是吧？人们不是说诗人很灰吗？诗人神游意境美，草拟一次抛弃就把云啊大地啊风啊花朵啊全搬了出来。如何把云、大地、花朵堆积成一种被抛弃的意境？

嗯，我一直在想办法，一直在想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来告诉您写诗的方法，我想这最简单不过了，而且非常靠近您的生活习惯，尽管听歌去……伍佰那首〈抛弃〉还没唱完：

我的过去随著河水流去
我的回忆沉没在汪洋大海里
我的曾经变成曾存在的曾经
我的生命站在还没慌乱的原地

您能用花、用云、用大地、用风堆积成一种生活意境吗？如果您能，那想来您距离写诗的生活也不远了。是咯，只要您懂得“堆积生活”这一原理，那……您距离写诗这条路想来也不太远了。

您不熟悉诗吗？您不熟悉现代诗？那，歌呢……您应该熟悉歌吧？多少也熟悉电台常播的现代歌曲。但是，您通常只是听听而已，您没尝试注意歌词吗？没尝试认真聆听和感受歌里传出的那些非常诗意的词句。像吴俊霖那样的歌手，写个那样诗情画意的歌词，您因为他那些您不喜欢的音乐形式而忽略了他的内心吗？他内心隐藏著现代人惯有的，对生命、对际遇难以捉摸的惆怅和哀怨。您听，这不一定要用唱。朗诵也行，这是〈挪威的森林〉之片段，据说是他阅读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之后有感而发，即刻写下如此诗句。您听哦：

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总是宁静／空白明月照在
大地／藏著你不愿提起的回忆／藏著你最深处的秘密。

你说真心总是可以从头
真爱总是可以长久
为何你的眼神还有孤独时的落寞
是否我只是你一种寄托
填满你感情的缺口
心中那片森林何时能让我停留

记得吧？当初您也曾说过：现代诗？什么现代诗了？您说您也读不懂，您说现代诗？哦，那些被砍成一截一截的句子吗？那也算诗了？然而歌呢？您要求苛刻。您说：像伍佰那样，那也算歌了？！哦，您到底在追求什么？您追求完全的文学，完全的唐诗和宋词吗？那已经过去了，真的过去了。

来一来，逛一逛这现代诗的殿堂吧！尝试走入现代人的脉搏，现代人的语言是含蓄而露骨的。嗯，含蓄而露骨？这太矛盾了。不就是嘛，现代人本来就是矛盾的化身，您可以慢慢领悟，现代人真是矛盾的化身。因为矛盾本身缔造了隐藏的美感，现代诗就是隐藏著的精灵，具有隐藏著的精灵之美感。

不是吗？顾城有一首诗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您得注意，我们用黑色的眼睛在

黑漆漆的夜里寻找光明，这黑漆漆和光明就是对立的、矛盾的，但是它们却非常真实的互相需要、互相依赖著。我很爱你所以我必须离开你。唉，这就是现代语言，强烈得让您窒息。伍佰的现代语言又怎么说了？您听完这首〈抛弃〉看看如何。您听：

如果我说我爱你
那可能是我又放纵自己
我变得有一点疏离
因为我看不到我自己

亲爱的不要太在意／想离去你可以离我而去／不要觉得可惜／就像我／抛弃我自己。这是您不能忍受的现代语言是吧？但是，您所不能忍受的却真实得让您不知所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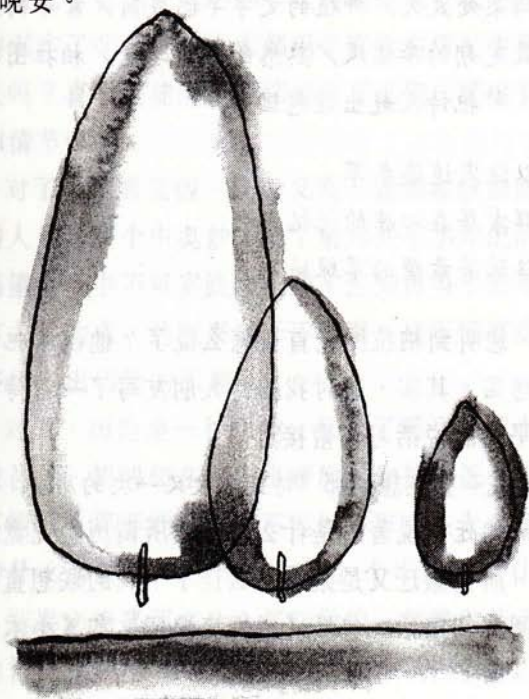
这里还可以给您交叉另一行诗样的句子，是马华作家写下的心情吗？纪展雄不久前出了一本小书《在暗夜里飞行》都是一行行生活笔记，简短句子组成庞大的生活面貌，里边一行这么写著：你孤单寂寞的时候／小孩的心事比你还多／而且／是陌生的心事／陌生得你差点不认识他／对他的认识也许得重新来过。

这样的句子也未免太矛盾了是吧？您说：那么单纯、那么天真的小孩心事怎会比孤单寂寞的你还多？这您得仔细想想，仔细想想小孩的世界里不被了解和体会

的那一环节，但是他在享受不被体会的自由和乐趣，所以他就天马行空起来……嗯，小孩是寂寞的，比您还寂寞，他在寂寞地快乐著。

这就是诗了，这就是现代诗的语言，字里行间必有精灵陪您，而且爱您。但愿您懂。

晚安。



云抛弃了大地，
风抛弃了世界的孤寂，
花孕抛弃了美丽，
而我抛弃了自己……

历险搬迁

有个诗人朋友这么说：诗是一次又一次的历险，一次又一次的搬迁。

我这个诗人朋友家住大山脚，姓陈。他还说：诗人不能落脚某处太久／种植的文字早已成荫／蓄养的风景成为仇敌定期的季候风／熟悉的潮汐与梦／柏拉图那老首长说：“把诗人赶出理想国”。

所以注定追逐水草
离群索居在沁凉的记忆洞穴
一路踩着希望的草绿地毯

哈，您听到柏拉图老首长怎么说了？他说：把诗人赶出理想国。其实，这时我的诗人朋友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和他平时的说话习惯蛮接近。

最近我一直在想，那“诗是一次又一次的历险，一次又一次的搬迁”说著的是什么意思？所谓历险究竟历了什么险，所谓搬迁又是搬的什么迁了？我的联想直接去到儿时阅读的童话，包括《汤姆流浪记》和《小木偶历险记》。

我想，人到了什么年纪才会渐渐淡忘木偶的历险，才会摆脱历险的乐趣。

是的，历险本身是一种乐趣。

不觉得吗？您又走入这个是非非、对对错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意境里头。因为生命有精灵的缘故，您老被拖入这些诗，这些不知所然的字里行间。您跟著读读看：诗是一次又一次的历险，一次又一次的搬迁。然后尝试让记忆栽入童年故事书堆里，让您自己尝试回忆。尝试记起小小年纪的您是用什么心态去接近那些书本了？您喜欢小木偶吗？喜欢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吗？喜欢安徒生笔下那些既真又假、既虚又实的人物和情节吗？

对了，既真又假、既虚又实。童话本就如此，写童话的人最了解个中奥妙，最了解那些小小年纪的心灵都在渴望生活中不可实践的乐趣。您知道吗？童年……童年有太多约束，约束来自于不懂事，这不懂事的约束又不停衍生出历险的乐趣。

对了，历险是一种乐趣。您忘了吗？在那小小年级您被爸爸、妈妈锁在家里小睡房，您被爸爸、妈妈指定这不能做、那不能做……不能做的事实太多了。小木偶却什么都能做，白雪公主的7个小矮人也什么都能做，结果您羡慕那些什么都能做的，您就在什么都不能做的情况下，很用心的和白雪公主一齐约了7个小矮人，去进行一场不可预知的历险，一场心灵的历险……对啦，这就是一场心灵的历险。

怎啦？您问：这和诗人有啥关系了？我说：有啊，

诗人不是说著诗是一次又一次的历险，一次又一次的搬迁吗？我得想办法让您更容易了解诗人这历险和搬迁的含意，我得用最接近您的方式来告诉您：诗人说的其实是心灵的历险、心灵的搬迁。您是有点明白了吗？

诗人是说：诗是一次又一次的历险，一次又一次的搬迁。当您预先被提醒著童话的用意，诗人再这么說著时，您也开始想起儿时阅读童话的心情，就是那种心情。随著年纪日愈增长，随著生活内容日愈丰富，随著工作步伐日愈繁忙，也随著生活圈子日益扩大，您几乎忘了曾经那么认真的陪著小木偶去历险的日子了。

这是一种失落。

心灵层次的失落。您开始想：是吗？生命本来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历险，一次又一次的搬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命旅途中您慢慢学会随缘，有太多您无法掌握的际遇不断铺陈在前方，您一次又一次失措于生命的不可揣摩，一次又一次的惊讶于际遇的不可揣测，您的心情从小到大一次又一次的搬迁：从喜搬到忧、从乐搬到悲、再从悲搬到喜，就是这样不停的，一直在忙忙碌碌的搬来搬去。

这些都源于生命是一种历险的事实。您的情绪之所以搬迁就是因为您无法完全确定下一个情节如何发展，当一切都顺顺利利，您以为就是这么简单的时候，偏偏际遇有时会来个大转弯，那时您的心情，您的生活可能

又不得不再来一次大搬家了。

这就是诗，诗如生命。您的际遇就是一首诗，是短短两行诗句：生命是一次又一次的历险，一次又一次的搬迁。

那么今晚你读懂什么了？您知道怎么读诗了吗？您得常常记住：诗，尤其是现代诗，依某种层次来说真是一种童话，一种被替代了的、被精灵美化之后隐藏起来的童话，是您遗失已久的，和小木偶，和白雪公主的7个小矮人也差别不了多少的童话。

我那个诗人朋友又说：

诗人的宿命在天涯尽头

月亮诱惑不能安定的心

在遥远不能触及的真理下

在不能到达的远方

寻寻觅觅一个隐遁的意象

打开关闭一道道的谜面

他终于到达这地方，噢

肯定这地方是不可到达的

所以注定要写诗

替代承受、禁锢不住的思想

这是生活当中无法到达的地方，所以进入诗的国度里去了。您注意著：在不能到达的远方／寻寻觅觅一个隐遁的意象／打开关闭一道道的谜面／他终于到达这地

方，噢……

您现在是怎么样的心情呢？您自己来说说看。难道您生活中不曾有过“给自己一段时间，去找寻一座荒岛让自己静一静”的念头吗？应该有过吧？那一闪而过。但是您也知道，那只是念头而已，即使日子再难熬，生活再难过，您都得一头往下栽去，因为自从长大之后您已经完全没有资格去逃避生活了，即使只是念头而已您都觉得是种罪过。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您不曾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完全失去了逃避的资格？为什么我完全失去了逃避的乐趣？！“啊？”，您说：“那是好事啊！逃避本来就是一种懦弱，一种不被生活环境、不被社会群众允许的事情，我遗忘了逃避那回事，那是天大好事啊！”

是的，完全遗忘逃避是天大好事。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下来的搓扭，您被搓扭出这样一种价值观，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在这种价值观，在这种约定俗成的生存方式之下，您跟精灵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越来越生疏了。您永远都没有机会逃避您认为真实的生活，您永远都认为那就是最真实的了。

因为……会不会是因为您认为既然生活著，您就永远都认为那样生活著最真实，您也就永远没有想过让自己稍为避开真实感这回事，也就因了如此这般，您再也没有机会发现：那样子生活可能都是很假的，很假的

去迁就您的即成囚房、您的周围环境。

诗人其实是很讨人厌的人。诗人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来打听您和精灵的关系，诗人会把您生命中隐藏著的精灵拉扯出来，诗人会把精灵给拉扯出来扰乱您的情绪。

诗人可能会突然扯高嗓子很大声对著您说：难道您不知道您认为生命中最真的那一面其实都很假，难道您不知道您生命中最真的那一面其实就这样被您自己永远封锁起来了吗？

噢，忘了告诉您，今晚上我提起的那个诗人朋友住在大山脚。对啦，他就是陈强华，北马诗人陈强华。

如果您愿意，不妨记下这个诗人朋友说的话：诗是一次又一次的历险，一次又一次的搬迁。那么您就不会觉得离开诗生活太远了，因为诗就是生活本身，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诗。

懂吗？不管您同不同意，不管您要不要，不管您喜不喜欢，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诗。所以，您本身如果确实生活著，您本身就是一首诗了。

噢，我的天，经过这么长的日子，我今晚才终于发现，原来……原来每个星期四晚上这段时间陪著我在和精灵聊天的这个人，这个所谓的您……原来您就是诗人，原来……您就是我的诗人朋友。

晚安，我敬爱的诗人朋友，晚安。

真我何在

这关于生命中的精灵、关于诗人的心情、关于诗人的事我们或许讲得太多。好像说：生命真有一种阴魂不散的什么东西老躲藏著我们，躲藏在我们生活上下前后一个抽屉里。很想让我们发现，却又躲藏著不让我们轻易发现的阴魂不散的一种幽灵。

厚，这幽灵是一种境界吗？幽灵果真是一种境界，这境界又未免太矛盾了点。这矛盾真是去到顶端。去到荒唐、去到科幻、去到第四空间了。

这幽灵实在太难懂了。所以，不管再怎么说明，再怎么解释，到头来您还是掉回五里雾中。掉回刹那的清晰却又多数模糊的意境。到头来您还是无法不抱持怀疑态度：怀疑诗人的含蓄、诗人的秘密、诗人的动机。一切与诗有关的，您都多少有点怀疑。包括怀疑把诗说成生活的正确性。诗怎么会是生活呢？您不只一次追问，然后强调：诗只是一组文字而已，它不是人，不是动物，只是一组被编排成队伍的文字组合。即使把诗唱成歌了，诗唱成歌了，也还是摆脱不了是一组套上旋律的文字组合之宿命，是一切正常生活结束之后的娱乐和消遣。说来说去总结就这么多：不会超出娱乐和消遣的范围。

为什么您会如此怀疑呢？我以为经过这些日子以来

的沟通和分享，您已经多少领会诗的王国有个乐园，在诗的乐园里有您遍寻不获的真我。

是的，我们开始闲聊真我了。

什么？真我？

您终于觉得，这很可笑。您拒绝让我继续以我的诗人朋友之身份称呼您。您说，您今晚开始感觉无聊、荒谬。诗？什么？要用诗来生活？您说，您天天在领悟一日三餐用手挣来的道理。您说，一日三餐用手挣来才是人生，真正的人生。您说，您跟著我这些日子以来一直都在转弯抹角，在转弯抹角过程中您感觉自己被扯入迷幻梦境里头，那很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感觉很好。但是，您说那迷幻药一般的幽灵真要您堕入那不真实，甚至接近虚伪、做作的诗的国度。您说，您必须打救自己，您必须出逃，逃离那虚假的、轻浮的生活态度。您说，您要认真的工作、工作、再工作。您说了很多、很多……今晚。

真我？什么是真我？您啼笑皆非，哭笑不得。

我大概明白，我的诗人朋友。啊，您马上拒绝，您说：别再把您当成您的诗人朋友！哦，是的，我的诗人朋友，我大概明白，您已经逃离情绪的困扰，告别青涩的年代了。您幸福而且真实的生活著。您开始走入一段不再需要诗、不再需要精灵陪伴的日子，一切如风车一样顺著转啊转的，日子风车那样顺著风势转啊转一转就

转过去了。您说，您这就够了。

我的诗人朋友，这真的就够了吗？但是，您不再关心周遭人事了吗？不再关心周遭可能还陷在森林之中，一手擒紧地图在和老酋长争论宝藏的准确位置的人们了吗？那不再关乎您事了，您说。那么，关乎爱情的事呢？

您忘记老酋长了吗？对不起，我的诗人朋友，为了确保我们可以继续沟通，我不得不一再提醒您：现代诗其实就是原始部落酋长埋下的一堆宝藏，一代传一代的，传到现代人手中，等待的就是现代人心灵滋生铲子，把它一一给铲出来。

遗忘诗的境界之后，您甚至连爱情也给遗忘了。我说：不要嘲笑诗人以及他的爱。这您可能不懂了。我再说，我读过一首拉丁美洲阿根廷诗人鲁哥尼斯的〈危险〉。您迷惑的问：什么危险了？其实那是鲁哥尼斯一首诗的题目。嗯，一首被题名〈危险〉的诗。您听啊，这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声音：

会大笑的爱
可任您愚弄；
会唱歌的爱情
可任你怀疑。

但绝不要嘲笑

无声的、静止的爱；

这，像忧伤

可致人于死。

您沉默一阵。您在想：无声的、静止的爱；／这，像忧伤／可致人于死。这又和生命中的精灵有关吗？这精灵背后又隐藏著什么了？您说，您厌倦于隐藏，厌倦于猜度、臆测、设想……

您说：您怀疑诗人故作神秘、离世、脱俗、低调却又深恐在神秘、离世、脱俗、低调过程中被世界遗忘了，所以又刻意制造静态的噪音。是的，您再度强调：
是静态的噪音。

噪音怎么可能是静态的呢？您得解释清楚。好啊，您就马上解释说：这噪音烙印纸上，和一些被收录在磁片里的音质有别，这看似完全静止的声音其实要从文字中窜出、敲响，不断扩大的音波一直往心灵深处钻入、钻入、钻入……哦，您看，我的诗人朋友，您用非常诗意的言语，诉说您拒绝讲诗、说诗、谈诗的心情。但是，您用的是非常诗意的描述、非常诗意的、非常真实的那一面。

不是吗？您自己承认了，*这诗真是一种噪音，这噪音是被烙印纸上，如一些被翻录在卡带里的音响，这回声音从文字敲响、扩大了，音波一直往心灵深处钻入、钻入、钻入……*

是不是？您终究无法否认，它会敲击您的心灵、会挑拨您的脉搏。或许，您有企图，您有逃避真爱的企图，所以您就先得逃避所有关乎爱，关乎真我的人啊、事啊、物啊，包括逃避迷幻药一般的诗句。您说，您不要它了，但……那是一种逃避，口口声声要活得真确实在，事实上却在逃避真确实在的一种作为。您果然和诗人一样虚伪而且做作：您真是我的诗人朋友，名符其实的诗人朋友。

爱？您说这世界有爱吗？还是没爱？！您说这方式您爱吗？还是不爱？！

您听，虽然这声音来自拉丁美洲，来自阿根廷。但是您听：会大笑的爱／可任您愚弄；／会唱歌的爱情／可任你怀疑。

但绝不要嘲笑

无声的、静止的爱；

这，像忧伤

可致人于死。

我的诗人朋友。请相信我，这就是诗，就是真我。当然，在这片刻您极可能并不需要，却并不表示您永远不需要。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可能隐藏著您所不知的脆弱，脆弱可能就在您最坚强的时候降临，像所有生活里头最矛盾的情节、最迷离的万象，最沉默的时候正在酝

酿著的最大的噪音，那经常令您措手不及、不知所以。

其实，这并不纯粹在讲爱情，并不纯粹在讲男女。因为这里有诗，这诗里有今晚较严肃的一分钟。是的，就一分钟而已，更短或许一秒钟。您得用心领会，这就是诗：是无声的、静止的爱……

当您遇到无声的、静止的爱，您千万不要嘲笑，那可能来自您自己的心灵深处，但是您不知道，您不察觉，所有诗人得要提醒沉默的大多数：会大笑的爱／可任您愚弄；／会唱歌的爱情／可任你怀疑。

但绝不要嘲笑

无声的、静止的爱；

这，像忧伤

可致人于死。

我的诗人朋友，您会懂得，因为您的人生会让您慢慢遇到，遇到“无声”那一片刻，那一秒钟。

先不要管它，因为您根本管不著它。我的诗人朋友，今晚，就姑且一次，带著好梦入睡好了。姑且再让精灵继续跟您说声：晚安了，我的诗人朋友。

童话情诗

你用什么来爱我？

十七、八岁的小女孩总爱拿这样的问题来折腾她的小情人：你说，我要你现在就说，你……你到底用什么来爱我？这下子可真好玩了，她的小情人其实也没什么恋爱经验，小女孩眼睛睁得蝴蝶一样大翅膀，刁蛮而且任性，蝴蝶一样的大翅膀瞪著她的小情人问：你到底用什么来爱我嘛？

她的小情人终于后悔了，后悔自己怎么不早点学人家写诗去。如果，遇到这样一个挖苦人家的问题，如果能够写诗，想来问题一下子就解决掉啦！她的小情人是这样想的：怎么不早点学人家写诗去？但是，没等她的小情人想清楚，她又跺著脚跟迫问了：“你说，你到底用什么来爱我？”她的小情人情急起来，就答说：“用童话……我用童话来爱你。”

噢，这真够童言无忌了。你听，情急生智，小女孩的小情人竟然唱起诗来：

走出大人国，我和我的公主正开始策划
一场非常认真的私奔。万不要让父王清楚
在那别人睁眼不见的星星群，乘一艘飞机船
我们起航……

哦，乘一艘飞机船，我们起航……这意境真好耶，

那小女孩的小情人突然就诗情画意起来了。你听：听说恋爱是很私人的／千万不要让父王清楚我们的动向／我有座碉堡正在兴建，要穿过星星群隙缝去寻找……

呵，一场恋爱就这样开始罗！

我的诗人朋友，您会喜欢如此这般，喜欢这童话里的诗句子吗？生命中的精灵喜欢在人们生活中加入一丁点童话色彩。生命中的精灵尤其喜欢秋天的童话，有几片落叶飘过窗前的那种心情，因为只有童话才有梦的化身。我们喜欢清醒，我们知道：我们喜欢清醒的感觉。但是，我的诗人朋友，生命中的精灵喜欢做梦多过清醒的感觉，因为梦永远比清醒来得美丽而且动人，做梦的诗句尤其如此。您听，那个小情人写给那个小女孩的诗句子。您听哦：

公主，请你穿好最白色的裙子
 帶著牙膏牙刷和早餐用的刀叉盘碟
 和喝Milo的杯子
 我带你乘一艘飞机船
 我们起航

起航是有关恋爱的一个隐喻。我的诗人朋友，这些日子以来的沟通，您已经可以明白：生命中的精灵喜欢在日常语言中蕴藏无数含蓄的暗示。如果有人问您用什么去爱他，如果您真了解生命中的精灵用什么来爱他的情人，或许您就会用比较明确的语言来作答了。或许，

您想都没想就说：用谜语来爱你。对了，我用谜语来爱你。

爱本来就是一个谜题？为什么会爱上呢？爱上了为什么要分开呢？分开的时候那话又怎么说了？哦，您没听说过吗？我的诗人朋友，因为误解所以我们在一起，现在因为了解我们分开了？为什么会说是误解所以在一起呢？因为爱是谜语啊，当您终于找到谜底，那就了解了啊，了解之后谜就没戏唱啦，没戏唱了就只好分手啦……厚，我的诗人朋友，这您也不懂？我很爱你所以我才离开你啊！

哈，我爱你所以我离开你。啊，您没听过吗？歌都这么唱：呵……我马不停蹄的忧伤，马不停蹄……我离开这里。

您说，这是清醒的您所能够理解的吗？但是，当您在梦中，可能您就可以理解了，在梦中凡事都是可以的、可能的……你听：

公主，贫穷和富有与我们无关
和你黑黑的长发无关，和我们的飞机船无关
公主：听说恋爱是很没有阶级观念的
千万不要和父王一般见识。

生命中的精灵说，爱就是撇开所有的拘束。让自己返老还童一次，让自己重新进入童话故事里头去寻找无限可能，青春本身就是无限可能的源头。如果您明白青

春本身就是无限可能的源头，那么您就会明白：为什么生命中的精灵喜欢把爱的感觉变成一首首动人的情诗？今晚上送您的，可是童话里的情诗，那可是一截截迷人的童话句子。您听哦：

千万不要和父王一般见识。在我们抵达碉堡之前

我带你去旅行父王身边找不到的花园

看蝴蝶如何邂逅它的野百合

而花蕊和蜜蜂如何在任何气氛下

接吻

哈，我的诗人朋友，您不认为那感觉好极了么？您闭上双眼，您自己想象：我带你去旅行父王身边找不到的花园／看蝴蝶如何邂逅它的野百合／而花蕊和蜜蜂如何在任何气氛下／接吻……

花园里那花蕊和蜜蜂正在接吻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我的诗人朋友，您看过那情景，您看过蝴蝶在花园里围绕著花蕊飞呀飞的情景。您很注意，所以您一个悠忽就看到蝴蝶吻了几下花蕊，这一吻可是飞著来的。呵，baby一样的飞吻，这感觉不是很好吗？小女孩恋爱了她会想什么呢？她准会幻想。但是，她怎么幻想呢？所以，小女孩的小情人只好用一首诗进入小女孩的梦幻中，是为了证实小女孩的幻想啊！所以这恋爱灯谜就宣告开始啦，您听：

公主：我们应当骄傲
在冲出父王的法典以后
我们在空气中
自由来去
忘却贫
富

恋爱是不合乎情理的，恋爱是没有法典的。

我的诗人朋友，除非您不曾恋爱过，否则您会懂：您一定会懂得。生命中的精灵自会进入您的梦，带您去玩味梦幻般的句子，这会点缀您的青春岁月，美化您的快乐时光。

今晚上吗？就今晚上开始吗？

是的，我的诗人朋友，您……忘了吗？因为明天始于今晚。

那很好，今晚就送您一个童话好了，希望您真听得懂这童话里的情诗。所以您听：

无法预知的旅途不断伸展
穿过星星群隙缝，我们继续航行
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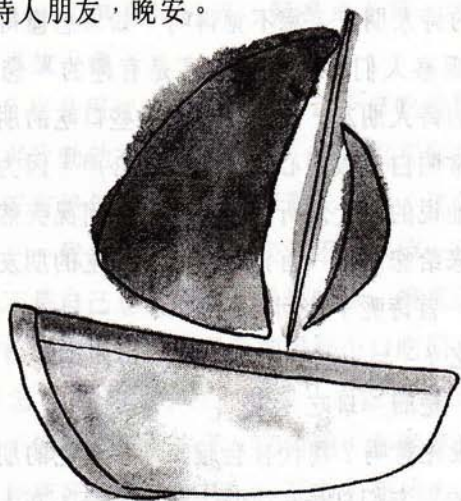
我知道你很开心因为无人干预我们超越真实
在新奇过程中，你发现那传说已久
恋爱翅膀已慢慢成形

生命中的精灵是不会介意的，如果您的恋爱刚刚开

始，我的诗人朋友，关于今晚上这调皮的诗句，您就剪下送给您的小情人吧？

晚安了。

我的诗人朋友，晚安。



喜欢做梦多过清醒的感觉，

因为梦永远比清醒来得美丽而且动人。

阿吃吟诗

有诗真好。

我的诗人朋友，您不觉得吗？如果您懂得用写诗的心情来观察人们的表情，那真是有趣的。您没尝试过吗？我的诗人朋友，您是否遇过一些口吃的朋友呢？其实您非常明白，很用心的聆听他的心声。因为他口吃的缘故，他说的话让您听得很吃力。更何况突然有个口吃的朋友来给您朗诵一首诗了。厚，口吃的朋友如何来给您朗诵一首诗呢？您问。

口吃？

嗯，是的：口吃。

您没注意吗？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口吃的朋友了，那些口吃的朋友们总是在生活上捏造谎言，在人事上转弯抹角，因为口吃的缘故，是非黑白都给颠倒来说了。结果，凡事都有得狡辩了，即使和真理打上照面，也得拼命捏造更多谎言以“缝补”之前撒下的谎言。于是，谎言一再被揭发，又一再被缝补。结果，满口谎言在缝缝补补过程中，听起来就真是越听越口吃极了。

不是吗？那口吃而且刺耳的声音。

哦，如果口吃的朋友来给您朗诵一首您或许也熟悉的什么唐诗或者宋词？因为熟悉的缘故，那或许还好些。您来听听看，口吃的朋友说：床床床床床前明明

明明月月光，疑是是是是地地地地上上上上上上霜
霜，举举举头头望望望望望明明明明明月，低低低低
头头头……，您开始不耐烦了，哎哟，您在一旁咬牙切
齿，哎哟……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啦！

是吗？您是用这样的方式对待那个口吃的朋友吗？
您打断他兴致勃勃的诗兴。您说，实实实实实在受不了
嘛，一首五言绝句给念出了十多言长短句，这怎行嘛？
但是，厚……我的诗人朋友，您就不能体谅一下吗？人
家口吃可不是自己想要的，就是口吃嘛，难道说口吃
的人就没有权利朗诵诗词了吗？如果那个口吃朋友偏要念
下去那可怎么办了？好啦，好啦，您说就给他念下去
啦，好啊，他就往下念去了。您听哦：春春春春春春蚕
蚕到到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啦，死什么了嘛？您
又不耐烦了，哈……我的诗人朋友，春蚕到死丝方尽
啦！那么腊腊腊腊腊……好啦好啦，别念啦……您又实
在受不了在跺脚跟了，唉……这口吃可怎么念诗嘛？

但是，如果现代诗呢？口吃可以念完一首现代诗
吗？

就一首情诗您说如何呢？就大家熟悉的郑愁予那首
《错误》您认为如何了？您听哦：你你达达达达达的的
马蹄蹄蹄蹄蹄是是美美美美美丽丽丽丽的错错错错错
误，我我我我不是是是个归归归归人，是是是是是个

过过过过客……客……客客……客……咳咳，口吃的朋友呛到咳，咳得全身抽筋！您忍不住伸出手去捂住他的大嘴巴说：好啦，念到客字就念完啦还客客客什么客的哟你……别再咳啦，再咳死人啦！

唉。

口吃的人也真是命苦。

天生口吃的人还算不上真命苦。天生天养，自有天命。天生口吃自有口吃接受天命的方法，怕只怕本来没口吃，满口谎言在嘴巴上缝缝补补的人一夜之间醒来发现自己忽然患上严重的口吃症了，那才怪可怜的，更何况那谎言本来就像诗一样漂亮得迷死人的，这口吃起来把漂亮得迷死人的诗句子都念得东倒西歪了，这东倒西歪的诗句子……这东倒西歪的诗句子有时弄得他脸红耳赤，而且一颗心在忐忑跳动，明知这口吃是吃不下去了偏还要往下吃吃吃吃的，这景象您可见识过了？我的诗人朋友……这口吃可真是会吃死人的。

嗯，生命是有精灵的。我的诗人朋友，这口吃的情景看在精灵眼中又会是一幅场景呢？这口吃如果被精灵拿来耍弄一番，您说又会耍出怎么样的一个新花招了？

好啊！

就给您见识一下，这里真有一首口吃的诗句。您听哦：

先先先生先生

口口吃的我我我不是

想想把你我我之间的弧弧线

给吃吃吃成锯齿齿式的

的的锐利利利边缘……

您没听清楚吗？是因为口吃，所以才让您无法听得清楚了？其实，我的诗人朋友阿吃的确是有点口吃，他本来想说：先生，口吃的我不是想把你我之间的弧线给吃成锯齿式的锐利边缘……

还有，您且往下听去：那那那只是排人际间的阶梯／让你你你我在攀爬爬的时时时候／想到太太太圆滑滑完善的话话话语／往往是些些些些些经过修修饰／美美丽的欺欺欺骗……先先先先生先生／你你你听懂我我的话吗／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厚……我的诗人朋友。您……您可听懂我这个叫阿吃的朋友说的话了？这真好玩，这可是一首诗耶，不是说我这个叫阿吃的朋友口吃不口吃的问题，而是这首诗要叫口吃的人们清醒一点，用口吃的语言来治疗口吃症，那不就是所谓的以吃攻吃了吗？

哈，我这个叫阿吃的诗人朋友其实是在说：先生，口吃的我不是想把你我之间的弧线给吃成锯齿式的锐利边缘……那只是排人际间的阶梯，让你我在攀爬的时候，想到太圆滑完善的话语往往是些经过修修饰，美丽

的欺骗。先生，你听懂我的话吗，喂，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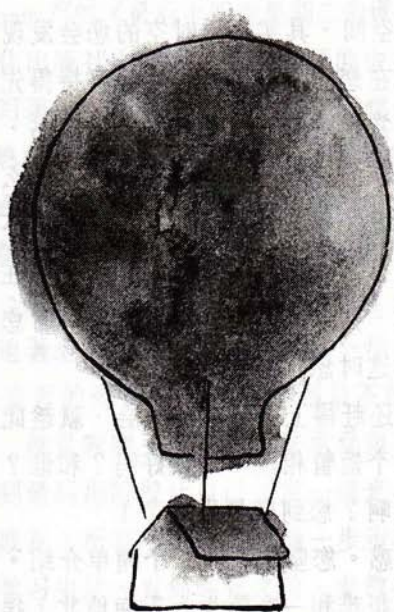
您听著，这不是很有趣吗？这首口吃的诗是谁写的诗了？哈，是我国一位年轻诗人林金城的小作品啦，收集在他的诗作《假寐持续著》里头，诗取名〈我的朋友阿吃〉。您或许刚才有点疏忽，所以错过了他要给您捎来的讯息，现在您可要专心听完整首诗咯。您听著：

先先先先生先生
口口吃的我我我不是
想想把你我我之间的弧弧线
给吃吃吃成锯齿式的
的的锐利利利边缘
那那那只是排人际际间的阶梯
让你你你我在攀爬爬的时时时候
想到太太太圆滑滑完善的话话话语
往往是些些些些些经过修修饰
美美美丽的欺欺欺骗
先先先先生先生
你你你听懂我我我的话吗
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

怎么样？我的诗人朋友，您您您……您口吃了吗？算了，快睡个好觉去吧，明儿醒来可能这口吃就没了。

晚安了。

我的诗人朋友，晚安。



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口吃的朋友了，
那些口吃的朋友们总是在生活上捏造谎言，在人事上转弯抹角，
因为口吃的缘故，是非黑白都给颠倒来说了。

在梦土上

嗨，忘了问您：您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这虚无空间，其实穿透时空的您会发现：我在书房。但是，您在您的哪个地方呢？您坚持得先问我的情况吗？嗯，非常肯定的是：我窝在书房翻书，一页页翻查、寻找适合您的诗句。突然我发觉：我怎么可能找到适合您的诗句呢？我连您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确定。而且我根本不晓得，我在翻书这一刻钟您究竟在忙著一些什么呢？还好，如果我们相遇，肯定是那时您正巧扭开收音机，或者这时您正巧翻开这页了。

这么说来还赶得上这精灵的约会，就趁此生命中的空档，我们来个短暂相聚不是很好吗？和谁？和您吗？您问：您是谁啊？您到底是谁啊？！

我吗？疑惑。您坚持要我来个简单介绍。您说，您很不习惯，您很难和一个陌生人天南地北，很难和一个殊不相识的影子对话、聊天。我吗？所以您想知道我是谁。那好。我只好就这样说了：我是一个常在书房里品尝孤独，在感觉孤独的时候拼命翻书找诗句的人。我还可以加强语调说：我是一个一直想在孤独的格局里和您讨论如何撇开孤独，一直想在寂寞的氛围里和您讲述如何撇开寂寞的人。您说这可能吗？您问：这可能吗？

这真的可能吗？我有时不习惯直接答复您的问题。

因为隔著一段时间，隔著一段空间，隔著您无法准确估量的情绪和感觉。比方说：您怎么能够肯定这一刻钟我正在做什么呢？我又翻书了，就这一刻钟。刚翻了一本 Mitch Albom 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当然是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社出版，白裕承翻译的中文本。封面是肝红色的写著一行字：学会死亡，您就学会活著……

这很熟悉的字眼，很多佛教文物皆有提及。

学会死亡，您就学会活著……书里主角是患上肌萎缩性骨髓侧索硬化症的老教授，这病会让他的神经系统逐渐腐坏，这腐坏从脚底开始往上蔓延，最终全身瘫痪，这病迫著老教授眼睁睁看著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面对死亡迫近的恐惧，老教授感到最不能承受的是寂寞。对了，就是寂寞。结果，无法承受寂寞的老教授就在生命走到最后那阶段让自己迸发一道光。老教授号召所有亲朋戚友，所有学生门徒从他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中认真学习生活。直到临死之前，老教授对他的学生说：有一天你必得领悟，学会死亡，你就学会活著，因为面对死亡那片刻，你才懂得活著时最不珍惜的，最被忽略的不是物质，而是心灵…对了，是心灵上的贫乏。

您可听懂？是心灵上的贫乏，这您可听懂？您可明白了？

告诉我，您是男人呢？还是女人？！

好，您不说。或者隔著这时间，隔著这空间您根本

没有机会说清楚。好像都已不重要了。至少我已经明白，在这虚无时空里您没有性别。您听著的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心声。您一直在听，听我一直想在孤独的格局里和您讨论如何撇开孤独，一直想在寂寞的氛围里和您讲述如何撇开寂寞这回事。您重复说，这可能吗？您重复在问：这真的可能吗？

我有时也会萌生如此个想法：这孤独来自哪了？这寂寞从何产生了？是外星人带来的吗？啊，不，是自寻的烦恼。是打自己的感觉生成的一个讨厌的婴孩。但是，这感觉又从何而来呢？我？我为什么会有感觉？我为什么一定要有感觉？让自己完全没有感觉不行吗？或者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完全没有感觉的人不就行了吗？厚！您说：看你是走了火哪个入了魔了，这话也出得了口？！

啊，您是男人？还是女人？您是年轻一点的呢？还是年纪大了一点那一个？哦，姑且就说您是个年轻的，您的寂寞始于感情的失落，而非人生的、非工作的、非事业层次的失落。就当作您的失落先从感情开始了，然后衍生了寂寞，再然后衍生了孤独，那么我就好说话了。

记得刚说的那本书吗？是《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那个老教授临终的时候说了什么话了？这一个临终的老人家，我认为是有智慧的，他对他的一个男学生

说：对一个女人的爱，或失去所爱的人，或是像我现在所遭受的，面对因病因死而来的恐惧和痛苦，如果您压抑情绪，不让自己完全体验它，你就无法不执著，因为你忙著在害怕，你害怕痛苦，你害怕悲伤，你害怕爱所带来的容易受伤的心。

哦，休息一下。暂停阅读好吗？您可以稍作沉默，或者尝试一下，尝试颌首思考这位老教授说的这番话。就如此而已吗？其实不然，您继续阅读这一行行的字，阅读中您始听到老教授乾咳了一阵。您听清楚了吗？老教授长长的咳了一阵，然后继续说：你若全心投入这些情绪，让你自己整个人没入其中，你就完完全全体验到它，你就知道什么是痛苦，你就知道什么是爱，你就知道什么是悲伤，唯有如此你才能说：“很好，我体验了这个情绪，我认出了这个情绪，现在我需要从中脱身而出。”

有吗？您从中听出什么了吗？！哦，就是“学会死亡、就学会活著”这个句子，这句话的涵意。您问：喂，这和一直想在孤独的格局里和您讨论如何撇开孤独，一直想在寂寞的氛围里和您讲述如何撇开寂寞的人有何关系了？哦，您说我吗？您相信我很孤独了？就因为我在纸上如此这般的表白，所以您就真个相信我很孤独，而且非常寂寞了？问得很莫名其妙，问出一个难题了。

这是个难题。我得来解释这个难题。我得用一个问题来换取一个答案，我得问您：如何去叫一个不曾寂寞的人来跟您讨论寂寞呢？而且如何去叫一个不曾孤独的人来和您讨论孤独？是不？！

哦，您“哦”了一声说：原来您是寂寞的人、孤独的人。

是吗？搞糊涂了。

就算是吧，所以写诗。所以不寂寞、不孤独的人常常要读寂寞的、孤独的人写的诗。这是诗的殿堂里衍生的一种自然现象吗？或者精灵国度里命定的一种自然规律？哦，我的诗人朋友，在诗这殿堂我们越去越远，越掘越深了。

担心您迷失，担心您……我想说的……可以这么说的是：您在和一个爱起来确实非常投入，爱起来整个人沉没其中，所以也就因为爱受伤起来完全受伤的人聊着吗？您和这么样的一个人物讨论孤独和寂寞的典故吗？根据那个老教授的说法，关于爱和受伤是两回事吗？至少他是完完全全体验到它了。至少他已经可以知道甚么是痛苦、什么是爱、什么是悲伤。他很想说的是：爱，我体验了这个情绪，我认出了这个情绪，现在我需要从中脱身，然后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谈这爱、这痛苦、这伤……

哈哈，您大笑起来了，转一个大圈子，原来如此。

但是，您想想，如果这个人说的是真话，如果这个人确实如此，那么写诗那些个寂寞应该都不假了，写诗那些个情绪就应该可以感染人心了。哦，我的诗人朋友，今晚您大概明白您和谁聊著了，大概明白您和怎样的人聊著了，大概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然后，您有什么感觉了？还想读诗吗？人生如梦土是吧？好，就这首郑愁予的〈梦土上〉您认为如何？您听：

森林已在我脚下了，我底小屋仍在上头

那篱笆已见到，转弯却又隐去了

该有一个人倚门等我

等我带来新书，和修理好的琴

而我只带来一壶酒

因等我的人早已离去

云在我底路上，在我底衣上

我在一个隐隐的思念上

高处没有鸟喉，没有花靥

我在一片冷冷的梦土上……

森林已在我脚下了，我底小屋仍在上头

那篱笆已见到，转弯却又隐去了

嗯，您懂吗？这就是诗人，这就是诗：一个一直在孤独的格局里和您讨论如何撇开孤独，一直在寂寞的氛围里和您讲述如何撇开寂寞的人。

您懂了？真的懂了？！

那好，晚安，我的诗人朋友，晚安。

永恒相对

您喜欢如此这般的开场白吗？

喜不喜欢来一场如此的对白？我说：在还没有你的时候这世界已经存在了很久。然后您说：这不过是有了我的时候我所听到的一个传说。再然后我说：在没有了你以后这世界还要存在很久。再然后您说：这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接受的一种猜想。

文绉绉的是吧？什么在还没有您的时候世界已经存在了很久？什么在没有了你以后这世界还要存在很久？那是什么问题嘛？又什么这不过是有了我的时候我所听到的一个传说？又什么这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接受的一种猜想？那又是什么鬼答案嘛？您觉得这样的对白很胡闹、无聊。

您没有深一层去想吗？

可能您年纪大了一点是吧？真没想过？为什么那些年纪轻轻的老爱如此这般的对白，什么“我错过你的过去却追上你的未来了”，这句话文艺小说里多的是，熟口熟脸的，可能您自己也读过，甚至恋起爱来也脱口说过这些个话语了，脸红矣……无须脸红啦，这不过是小说情节、小说对白而已。

今晚儿就来一个如此这般的小故事。

故事说一个中年人。啊不，应该说是一个接近老年

的中年人，在一棵柏树下看书，然后，出现一个7岁小男孩和一个5岁半小女孩在柏树下嬉戏、耍乐。小女孩忽然发现柏树下在看书那个接近老年的中年人，于是淘气著问：“老爷爷你看的是什么书？”那个接近老年的中年人呆一阵，那个小男孩比较大，比较懂得察颜观色，马上纠正说：“不对，不是爷爷，是伯伯。”那个接近老年的中年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差不多要感谢那个小男孩了。

噢，这样一个小故事？您问：您想说啥嘛？重点在哪啊？！

重点？

我加重语气问：什么重点啊？您怎听故事的嘛？您头上长的脑袋子怎不跟著故事转一转嘛？！算啦，让我继续把故事讲下去。

是这样的：那个接近老年的中年人于是把那本书拿给小女孩看，小女孩看著书上根本没有图画。她“哦”了一声说：“是字书。”语气像是在提醒那个接近老年的中年人，是字书没错。小女孩又问：“它说什么？”她想知道书里说的什么来著，所以她这样问，那个接近老年的中年人于是说：“你还不懂。”哦，是一本小女孩还看不懂、读不懂、即使再多作解释也不可能懂的书。因为那个接近老年的中年人手上捧著的，是一个老人写下的书，写给老人看、写给老人读的书。那个小女

孩看不懂、读不懂。

哦，这时您忍不住又插咀了。您说，那是什么书嘛？小女孩看不懂、读不懂并不表示我也看不读、读不懂啊？到底什么书嘛？哦，您急著想知道那本什么书。那好，我说，是一本诗集啦。您说，怎么样的诗集啊？那好，我读几句您仔细听著。听哦：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是焚烧的玫瑰留下的全部灰烬／尘灰悬在空中／标志着这是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

小心，生命中那调皮的精灵又露出尾巴了。

哦，您仔细听著：我们叫作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而宣告结束也就是著手开始／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这里需要注解吗？那是一个打童年，打故事中那个7岁小男孩和5岁半小女孩那样的年纪走到老来的诗人写的诗。他说：如果你到这里来／不论走哪条路，从哪里出发／那都是一样／……／激怒的灵魂从错误走向错误／除非得到炼火的匡救，因为像一个舞蹈家／你必然要随著节拍向哪儿“跳去”。

噢，您问：你今晚又从哪一本诗集里头搜出这几行诗句啦？

诗集？您以为就只有诗集里头搜得出诗行诗句吗？我说：哦不，这几行诗我是从一本小说里头搜出来的，那与诗集无关。您哦了一声说：小说？你在小说里头搜出诗句来了？！怎啦？我说这不行吗？小说里头不可能

搜出诗句子来吗？

我说：不只这诗句子，刚才我说著的故事都是从那小说里头搜出来的。那是一本厚达574页的长篇小说，刚才那个小故事不过是整本小说一段开场白而已。好啦，就是赢获1996年中国最佳长篇小说第一名的《务虚笔记》，是中国小说家史铁生的作品，厚厚的574页拿去菜市场称看有几公斤重，看完了当废纸卖都有一笔钱收。

厚厚的574页密密麻麻的文字说著什么故事啦？

哦，故事就从那个接近老年的中年人在一棵柏树下看书，一个7岁小男孩和一个5岁半小女孩趋前打开话匣子开始说起。故事就说，那个接近老年的中年人把这两个小孩子写进小说，这两个小孩子被写进小说之后他们就没再见面了，那个接近老年的中年人后来在想：那天在柏树下见面过后很长一段日子了，现在那个小男孩、小女孩怎么样啦？长大了吗？但是，他们是如何长大的？他们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长大的呢？他想，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得到这个答案了，最后他自己必须老去……老去……老去……他想，是命运要他在柏树下看书，想一些事情，然后遇到那对小男孩、小女孩，再然后写一种叫作小说的东西……因为命运如此这般，所以我手上才有了这本叫作《务虚笔记》的书了吗？

来，我们再来演习那段可爱的对白。我先说：在还没有你的时候这世界已经存在了很久。然后您说：这不

过是有了我的时候我所听到的一个传说。再然后我才说：在没有了你以后这世界还要存在很久呢。最后，您终于这样说：这是不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接受的一种猜想呢？

您在猜想吗？猜想在没有您了以后这世界还要存在很久……很久……很久……

这时，您不知不觉间觉得自己有点脱节了。

哈，我不得不提醒您。您现在读著的是《生命有精灵》是马来西亚国营电台第五频道每周四晚播放的有关现代诗、讲述现代诗、分享现代诗的电台节目稿。您愕然清醒过来，对哦，这是《生命有精灵》，您应该讲诗嘛，您讲的应该是现代诗啊，怎把小说也搬出来了？荒唐嘛！您晃著脑袋子哭笑不得、啼笑皆非，如果能、如果不是隔著空间、如果不是隔著时间、如果不是隔著那睁眼不见、虚无缥缈的时空，您真想把我给一枪毙了……哈……气死是件好玩的事。

但是，您难道真懂了？我的可爱的诗人朋友？您确实弄懂了现代诗这东西？现代诗真是被砍成一截截的文字？排成一行行的句子？而且长短不一，太不整齐了，您说。

可能吧！

我们之间真有代沟。

我的诗人朋友，让我来告诉您：我在一本小说里读

到一首真实的现代诗，这现代诗没有形体、没有段落、没有被砍成一截截的文字、也没有被排成一行行的句子。这现代诗隐藏在一段小说情节里，是隐藏著的。我再重复提醒您：是隐藏著的，隐藏在一段小说情节里的现代诗。

这诗始于一个问题。问题是：人是怎样长大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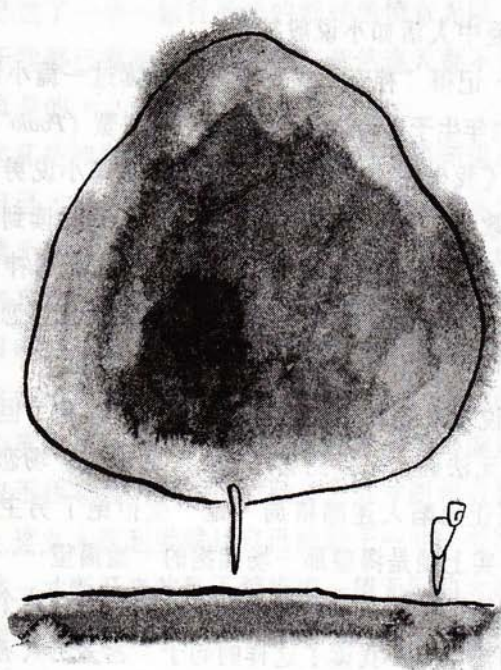
且让我来读出此一小说讲述的此一情节……您听哦……

人是怎样长大的呢？忽然有一天有人管你叫叔叔了，忽然有一天有人管您叫伯伯了，忽然有一天，有人管你叫爷爷的时候你作何感想？太阳从这边走到那边。每一天每一天我都能看见一群鸽子，落在邻居的屋顶上咕咕地叫，或在远远近近的空中悠悠地飞。你不特意去想一想的话你会以为几十年中一直就是那一群，白的、灰的、褐色的，飞著、叫著、活著，一直就是这样，一直都是它们，永远都是那一群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可事实上它们已经生死相继了若干次，生死相继了数万年。

这您懂？我的诗人朋友，这是一首诗，我硬要把它说成一首诗。您听：你不特意去想一想的话你会以为几十年中一直就是那一群，白的、灰的、褐色的鸽子在飞著、叫著、活著，一直就是这样，一直都是它们，永远都是那一群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可事实上它们已经生死相继了若干次，生死相继了数万年。

末了，愿您生命中的精灵确实开始懂得陪您写诗，
并且带您用诗去体验、品尝生命。

晚安，我的诗人朋友。晚安。



若不想一想，你会以为几十年中一直就是那一群鸽子，白的、灰的、褐色的，飞著、叫著、活著，可事实上它们已经生死相继了若干次，生死相继了数万年。

爱情疯子

您恋爱过吗？

我的诗人朋友，在恋爱中您感觉如何？我听人家说：恋爱中人活如小说般神奇。

嗯，记得“神奇”这个字眼。我读过一篇小说，好像是1947年生于里约热内卢的作家保罗科贺（*Poulo Coelho*）所写的《我坐在琵卓河畔，哭泣》，这篇小说男主角唱的一首歌说：发明爱情的人是疯子。于是我读到这一行惊人的句子：发明爱情的人是疯子。这真是神奇的句子，我说：您恋爱过吗？我的诗人朋友，您迷恋过爱情这回事吗？

小说里女主角悠忽间有感于恋爱的冲动，但是她害怕，她无法确定恋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场恋爱前夕的试探让她陷入迷惑格局。她一度拒绝了男主角的拥抱，事实上她是渴望那一场拥抱的，她渴望……但是她还是拒绝了，那么……那个小说家如何形容这个女主角含蓄的渴望呢？我读了这样的句子：相爱的人有必要知道应该如何迷失自己，而后再将自己找回来。这真是神奇的句子。我说：我的诗人朋友，您真的恋爱过吗？您真的迷恋过爱情这回事吗？！

您如何把爱情结晶为一行句子呢？我的诗人朋友，让我们来尝试把爱情结晶为一行句子，比方说：相爱的

人有必要知道应该如何迷失自己，而后再将自己找回来。这句话神奇得活像一首诗，比方说：春已半／触目此情无限／十二阑干闲倚遍／愁来天不管。这话怎说？这是一首宋词，作者朱淑真这说的什么话了？您听：春天都已过了一半，触目所及的都好像情意无限，那十二道阑干我都已靠遍了，发起愁来竟然连天都不管我……唉，真是的。

这真是神奇的句子：相爱的人有必要知道应该如何迷失自己，而后再将自己找回来。这唱著“春已半／触目此情无限／十二阑干闲倚遍／愁来天不管”的女人正在迷失自己吗？为一个男人把自己愁成这个死样：好是风和日暖／输与莺莺燕燕／满庭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这女子说的可是疯话了。您听：这么美好的春天我竟无心享受，还输给天上的莺莺燕燕，看到满地落花，窗帘也不想卷起来了，任由肠子一寸寸断得有如芳草般绵远。这女人恋起爱就让自己的肠子一寸一寸断开来，把一寸一寸断开来的肠子舖排成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所以才能写出任由肠子一寸一寸断得有如芳草般绵远的诗句子来。

这女人也真是够疯的，因为发明爱情的人是疯子。

但是，那个发明爱情的人在哪？

我的诗人朋友，我再问您：您恋爱过吗？您迷恋过爱情这回事吗？

如果是的，如果您真恋爱过，那可真好。如果您真恋爱过，那么您大概读懂这样的诗句了：穿著 No Smoking 的T恤站在街上抽烟／被拒绝又深爱著的／有雾如你虚掩尘封的记忆。这穿著 No Smoking 的T恤站在大街上抽烟的诗人也真是够疯的，记的，这也是神奇的句子。这神奇句子或能预示：发明爱情的人真的是疯子。

如果疯子可以分等级，那发明爱情的疯子和写情诗的疯子应该是同等级的。

发明爱情的疯子和写情诗的疯子是同一等级的。

哈，这真是神奇而且有趣的分类。因为这竟然会是一首情诗：穿著 No Smoking 的T恤站在街上抽烟／被拒绝又深爱著的／有雾如你虚掩尘封的记忆。你听，这和我们平时说话的语法不同。诗人说：穿著 No Smoking 的T恤抽烟，隐喻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想在行动上突出爱人而不被人爱的强烈对比，这是精神上暴力的、自虐的对比。这就是现代诗吗？这与古诗词有何差别了？这感觉真是十二栏千闲依遍／愁来天不管矣。

我的诗人朋友。

这真是不可解释的。您叫我怎么来跟您解释那个诗人的情怀呢？您怎么可以说那个诗人不够潇洒呢？您叫我如何去安慰那个诗人说：我的诗人朋友，天涯何处无芳草，美女满街都是，我看您就算了吧！噢，我的诗人朋友，您这么快就忘记小王子的对白了吗？小王子说：

某个地方，有我心爱的玫瑰……小王子正思念他的玫瑰，于是狐狸对小王子说：因为你把时间投注在你的玫瑰身上，所以，她才会显得不凡。

因为爱情真不是这样子的。爱情根本上真的不是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机械感觉。爱情是该来的时候就来了，该走的时候就走了，有时候爱情出走之前会给你一些心理准备，让你好好调适自己，但是有时候爱情不预先给你一些心理准备就“噓”的一声出走了。那时，您也只好加入诗人行列，写几首如十二栏千闲依遍／愁来天不管的诗句解解愁苦去，能够这样假潇洒一下也算不错了。

不是吗？我的诗人朋友，写小说的也是人，小说家通常用人的感觉去写小说，所以写小说的也和诗人差不多，爱情这过程在小说中也有神奇之处。就是那个里约热内卢小说家保罗科贺（*Poulo Coelho*）所写的《我坐在琵琶河畔，哭泣》。我读给您听：

爱就像个水坝：一旦有了隙缝，哪怕只容涓滴水流穿它，转瞬间，这股涓流却会迅速让整个水坝溃决，无人能够阻挡大水的威力。当那些墙倒下时，爱情将接管一切，没什么可能或不可能存在的，甚至我们也不能确切掌握所爱的人会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嗯，爱就是失控。

我的诗人朋友，这真是神奇的句子：爱，就是失控。

哈。

不，不，我不能让自己有任何一点裂隙，不管它是多么的小。但是，我的诗人朋友，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发明爱情的人是疯子，它根本不允许你去预备或者设防，所以您只好继续写诗，继续用诗来拥抱这疯子的陷阱。写诗好吗？我的诗人朋友，让我们继续写诗去，那么我们会继续感觉这世界真是美得像首诗。真的……美得像首诗。您听：我爱你：迷惘和惆怅依赖内在的记忆／找到孤立的浮标。

我爱你。晚安，我的诗人朋友。

我爱你。

新 世 代 诗

昨晚读了这么一首诗：热情一经沸腾／干渴的躯干／舒展四肢／迎向滚烫的拥抱……哦？我的诗人朋友，您问：这是讲什么内容的诗句了？这诗句有点煽情。您说。这诗吗？我昨晚翻一本少年文学杂志就读著这首诗了。是从《少年焦风》节录出来的诗句。那写诗的少年吗？您想知道那写诗的少年是谁？哦，我先来默诵这整首诗，您可得好好听著。您听哦：

热情一经沸腾

干渴的躯干

舒展四肢

迎向滚烫的拥抱

蠕动……扭曲

饥渴地

吮吸……吞噬

直至——平复后

就此丢弃

这……听著、听著……您不觉疑惑，这……风尘味很重。您说：迎向滚烫的拥抱／蠕动……扭曲／饥渴地

／吮吸……吞噬。这不是过于风花和雪月了吗？哦，我的诗人朋友，您说：用“风花雪月”还不足以形容这诗句子的少年情怀吧？您为什么选了这首诗呢？您说。

是的。我的诗人朋友，我们来讨论一点诗情、一些画意的同时，不妨也来讨论价值观这问题。那可能不是您的、也不是我的价值观，是新世代少年儿女在五花八门的资讯时代熏陶下形成的新价值观，那在街上有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尝试去看、去听、去想。我们或许还可以尝试从诗里行间去了解新世代儿女的心态。

我说，我的诗人朋友，那个但求回眸一笑百媚生，然后把那“回眸一笑”储存心坎当宝贝的年代好像就要失去了。我们读诗，当我们读到新世代少年儿女写的诗，我们不觉感叹在他们眼中儿女私情都成了轻而易举的事，那比徐志摩还要徐志摩的潇洒，比郑愁予还要郑愁予的浪漫。您听我们的少年儿女写的诗：

蠕动……扭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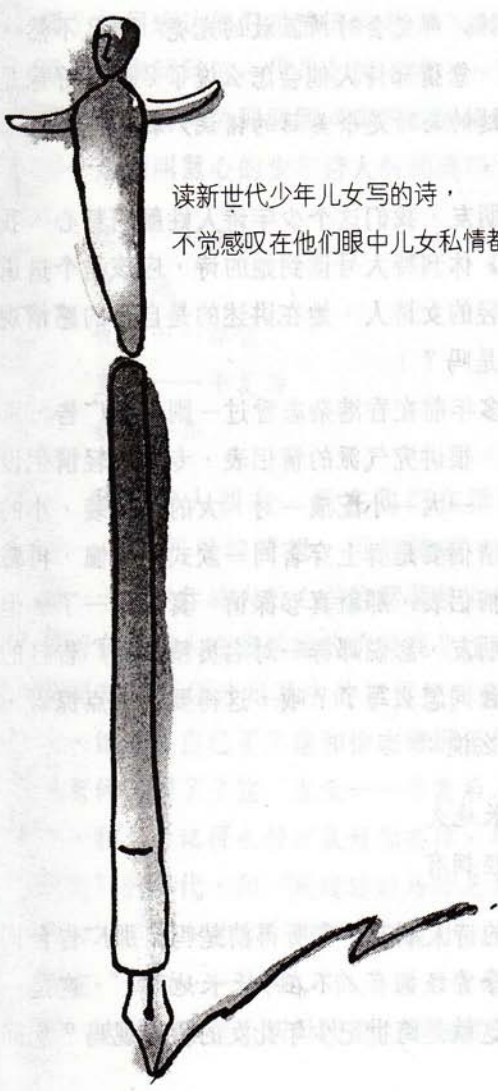
饥渴地

吮吸……吞噬

直至——平复后

就此丢弃

那交给徐志摩会如何诠释了？那可是真正的“挥一



读新世代少年儿童写的诗，
不觉感叹在他们眼中儿女私情都成了轻而易举的事。

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吗？那可是真正的“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那交会时所互放的光亮”吗？不然，再交给郑愁予，您猜郑诗人他会怎么说了？哦，好像是什么：“我蹁跹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了。

我的诗人朋友，我们这个少年诗人姓颜叫彗心。我在《少年蕉风》休刊特大号读到她的诗，应该是个道道地地、非常年轻的女诗人。她在讲述的是自己的感情观念吗？您认为是吗？！

我想起很多年前在香港杂志看过一则手表广告，那还是很讲究品味、很讲究气派的情侣表，专为年轻情侣设计的流行精品，一大一小配成一对，大的是男装，小的是女装，一对情侣要是身上穿著同一款式的T恤，再戴上设计统一的情侣表，那就真够深情、真够专一了。但是，我的诗人朋友，您说那样一对名贵精品表广告打的宣传，那广告台词怎么写了？哦，这得要您有点惊讶，那广告台词这么说：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是的，我的诗人朋友。您听得清楚吗？那广告台词打的是“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这是一种价值观吗？这就是跨世纪少年儿女的价值观吗？您问

我们那一代的，或者问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人如何看待感情？如何表达他们对感情的专一、真挚、无私……？然后您再来问问这一代儿女们，哦……专一？真挚？哦？那要怎么解释？那要翻词典吗？哪须翻词典呢？真要翻那个姓颜叫慧心的少年诗人的词典吗？再来翻一回：

蠕动……扭曲

饥渴地

吮吸……吞噬

直至——平复后

就此丢弃

我的诗人朋友。现在我们在读诗、听诗、赏析诗……我们可能猜想、可能臆测、可能懂、可能不懂……在少年诗人的心里隐藏著新世代情怀吗？这诗用意何在？诗人在表达她的价值观？还是她掉入本身不太苟同却又必须涉足其中的新世纪、新观念、新价值里头，她迷失自己了？这和徐志摩那年代、和郑愁予那年代有何不同了？这“直至——平复后／就此丢弃”的年代，和“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那交会时所互放的光亮”的年代，和“我蹉跎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的年代又有什么差别了？差别可能就在“蠕动……扭曲／饥渴地／吮吸……吞噬”的过程，这过程在这个新世代诗人笔端展露无余，整个画面

浮现出来。立体化了，表面化了……隐藏著可是虚无缥缈的无奈？

文以载道吗？

论文要载道吧？但是写诗……我的诗人朋友，您用诗来传达什么讯息？您用诗来教育群众吗？那可能吗？或是您用诗来教育自己？您诗里有多少道德标准？您又能在诗里表现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新世代的少年儿女们怎么跟您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句子沟通呢？他们连对自己的情人都是蠕动……扭曲，饥渴地，吮吸……吞噬，直到平复后就此丢弃了。您还是坚持，您坚持说文以载道还是最重要，得要在文中灌入一些礼、义、廉、耻。

礼、义、廉、耻。

真是这样吗？文学是载道的？诗是载道的？文学如果能有一车子就得载著一车子的道德教育向前驶？我读这一世代少年儿女写的诗，却让我感觉不是这样子。我读这一世代少年儿女写的诗，让我感觉得到的是：他们尝试刻画这一世代的画面，反映这一世代的情境，抒发这一世代的情怀……不管喜欢不喜欢，您必得要同意，这一世代的爱情有时真活如颜慧心这首题名〈现代爱情〉的诗句。再来一次吧！您听清楚：

热情一经沸腾

干渴的躯干

舒展四肢
迎向滚烫的拥抱
蠕动……扭曲
饥渴地
吮吸……吞噬
直至——平复后
就此丢弃

唉，我的诗人朋友，其实我不喜欢这样子。我喜欢天长地久，我喜欢专一而且深情，但是，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爱我就得尊重我、放开我，你爱我就爱在心坎里好了。您没听过吗？他们说：只要爱过就够了，不需要长相厮守。

您可记得这个诗人的名字？我不喜欢，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她的诗真能刻划这一世代少年儿女的心态，这是她可爱之处。我的诗人朋友，您要确定她可爱在哪吗？这是她写的另一首诗，题目是〈坏蛋〉，您听她怎么坏蛋了：

他们说
犯戒的
全都是坏人

那么
我愿是

你的小坏蛋

噢，我的诗人朋友，她说她是您的小坏蛋。这……您可承受得了？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她可能会像这一世代的少年儿女一样，用她独有的性格说：我不会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在做我自己。

是的。寻找本我，做我自己。

这是新世代诗让我们看到的路。崎岖路途在前头埋伏。我的诗人朋友，不管今晚您带著怎样的心情，我都会说声晚安。至少还有诗在露玄机，好坏都罢了，因为有诗就够了。

晚安，我的诗人朋友。

晚安。

西西恩说

有时候总觉得自己很潇洒，有时候并不。

潇洒是个美丽的、还是浪漫的字眼呢？对诗人而言，潇洒是必要的吗？确实必要？为什么呢？诗追求的不是执著吗？但是现的是潇洒了？！但是，您来说看看，到底如何才算潇洒了？我的诗人朋友，您潇洒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您有必要非常认真的思考：到底……您潇洒不？

人们……哦不，该说的是年轻的时候。包括您年轻时候，以及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总是喜欢一些被扭曲了的诗句子。我们如果去了槟城，我们喜欢上去升旗山呢，还是喜欢依著关仔角海堤坐到天亮了？！关仔角前面就是一座海洋……我们喜欢幻想，久而久之，我们幻想眼前的海洋为一截被扭曲的诗句子。比方说：

天气很冷

西西恩……你还珍藏那座海洋吗？

狗尾草仍然展望岸上的风景吗？

海鸟有没有飞过

我们用心管辖的天空？

你还站在岩石上浅笑吗？

嗯，对了，我们喜欢虚拟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新名字，西西恩就是其中一个虚拟的新名字。坐在关仔角面对眼前一片大海洋的时候，我们可能幻想一个一个又一个代名词，以呼唤一个一个又一个不为人知的思念。把自己深深的爱和——和说不出的缠绵记忆，通通堆积在那个代名词身上了。记得这样的感觉吗？您听：

让发在风中唱著歌

在风中唱著歌

我起先以为我们的将来

会有一个家在这里等候……

不是吗？当我们有了一个代名词，我们的幻想就更天马行空了。像希腊神话里头长了翅膀的马一样在海上飞翔，然后自己或许一个不小心，跌入自己虚拟之后又信以为真的代名词里头。是一个不小心，您自己就可能成就一片大海洋了，或者被扭曲为一波波海浪，当思念到了极端，可能您真会变成一波波海浪随著情绪的起落，一阵阵波涛汹涌起伏，又或者您累了起来，您自己于是变成一座沙滩。您想……您想，如果您在感情这一条线路上变成一座沙滩了……那么，又如果她又变成一波一波汹涌的海浪呢？那怎地是好？！

哦，我的诗人朋友，这么长的日子以来，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诗句，现在让我们来分享我们自己。您认为



最美妙的和谐出自于不协调，
只有在变化中，事物才找到了静止，
人们不明白，那些和它自己有分歧的，怎又会和它自己相一致了。

如何了？但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来分享我们自己呢？怎么样才算贴切，才算妥当呢？哦……。您回到原来的问题：我们选择比较潇洒的姿态，您认为如何？您问：但是，可不可以先确定一下，这潇洒到底是个美丽的、还是浪漫的字眼呢？

现在，您也开始在海边想起曾经拥有，或者正在萌生的感觉。您想……您想，如果您在感情这一条线路上变成一座沙滩……那么，又如果她真的也变成一波一波汹涌的海浪呢？那怎么办？！您需要一个代名词，您需要西西恩来慰藉您受创的心灵。于是，你决定写诗了，您决定用最简单的意象来进行一场最直接的对比，您说：诗可以这样写吧？您写来看看，然后您真写诗去了，您先写下这一行句子：

你是汹涌的海浪

我是疲倦沙滩

暖暖的斜阳吊在我们的肩膀

哦，您尝试用最简单的意象来衬出最直接的对比。您终于渴望……渴望斜阳真的可以吊在肩膀上。您渴望如此，您甚至渴望可以把沙滩和海浪唱成一首歌，以纪念您不为人知的代名词。于是，我想到那个女子，那个让我写出美丽句子的长发女子。您听：轻轻的为您唱首歌／几十年的歌／靠在你的背后／紧紧拖著你右手／慢

慢的教你写首诗／要你记得我的事／当我孤孤单单的时候／我要继续为你唱出这首歌。于是，您也尝试在唱著：

你是汹涌的海浪
我是疲倦沙滩
暖暖的斜阳吊在我们的肩膀
你用醉人的眼波
拴住恋爱的神索
那么痴迷
那么凄丽

你轻轻柔柔地细述著槟城下的雨
淋湿你的长头发几十年来抹也抹不去
A～HA～我会慢慢的想起
几十年都不会忘记

嗯，这感觉很文艺腔吧？但是，恋爱中人不都很文艺腔吗？纯文艺的恋爱本来就如此。现在您说：这是潇洒呢？还是执著了？！还是那个代名词，那个西西恩比较潇洒，比较浪漫了。您听：让发在风中唱著歌／在风中唱著歌／我起先以为我们的将来／会有一个家在这里等候……

嗯，我起先以为我们的将来会有一个家在这里等

候。结果，总是我以为而已。这……您说，是潇洒还是执著了？结果还能怎么样呢？我这儿给您补上一首诗如何？您听哦：我不能再要求什么／我的行囊还重得很哪／当年稳健的马儿喘得冒泡了

你的城堡还那么远
我的配剑生了锈
我的狼毫脱尽胡须
纵然成功驰进你的马场
也虚脱得不能再应战了

我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我的行囊还重得很哪
当年稳健的马儿也喘得冒泡了
摊死在几百里外往你城堡附近的马场

哈，您看您看，几首诗就串出了无数年轻、无数男女的心情。那一板一眼，那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或许几万年都不会不变更的格局，从曹雪芹的《红楼梦》走到琼瑶的《几度夕阳红》，看来明天还是一样子了。您说啊：这究竟是潇洒呢？还是执著了？！

这么久以来，您难道还不明白？关于赫拉克利特的、关于庄周梦蝶的意境？看来我得一再重复以让您永远记得。赫拉克利特说：隐藏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

好。

那个古希腊哲人，那个古希腊的神秘诗人说：对立带来协调……最美妙的和谐出自于不协调，只有在变化中，事物才找到了静止，人们不明白，那些和它自己有分歧的，怎又会和它自己相一致了。

您难道忘了？在精灵国度我一早就已经提醒您的，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话语：在弯曲的脊背中也有和谐，就像琴弓和琴弦的关系一样，弓的名字是生命，但是它的工作是死亡。

哦，您终于记取了。那很好，那您现在再来回答您自己提出的这一串问题好了？这诗……这心情……这情境到底是潇洒呢？还是执著了？！哦，您终于说：潇洒和执著不正是对立面吗？这没有潇洒不就肯定没有所谓执著了吗？这被人叫作潇洒，又被人称为执著的，一直以来不都并存著吗？这是潇洒，也是执著了，这里有隐藏著的和谐，那比看得见的和谐来得精采，条件是您得先认同：最美妙的和谐出自于不协调，只有在变化中，事物才找到了静止。

比方说这首诗，这是我国年轻诗人陈佑然写的诗，现在给您念完一整首。完整的西西恩，您听：天气很冷／西西恩……你还珍藏那座海洋吗？狗尾草仍然展望岸上的风景吗？／海鸟有没有飞过／我们用心管辖的天空？／你还站在岩石上浅笑吗？

发在风中唱著歌
在风中唱著歌
我起先以为我们的将来
会有一个家在这里等候……

那起先以为将来会有一个家在这里等候的，为什么老是“起先以为”而已呢？这有隐藏著的不完美，不觉得吗？所以说，这隐藏著的不完美却美化了诗的意境，历史难道不正是因为隐藏著的数不尽的不完美，才成就了今日的世界吗？这世界不就是从数不尽的不完美当中被点缀得美丽起来了么？

哦，我的诗人朋友，我们相聚的日子可能不会很长久，所以您得常常记住：诗里有很多隐藏著的不完美，就是因为这些隐藏著的不完美，才让您的人生更美好。

记得哦，精灵送您一句：您得善用隐藏著的不完美！

极度空间

有人说：时间是可以超越的，空间也可以超越

哦，这是谁说的？我的诗人朋友，您以为我又来这胡扯啦？什么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难道生命中的精灵跟您说的话，您真听不懂吗？一段漫长的日子下来，我们不就在这虚无却又真实的空间，虚无却又真实的时间里任意神游吗？这就是诗人惯称的神游吧？神游其间而不自觉了。

那不是我说的。我确实听到那声音在说：时间是可以超越的，空间也可以超越……我的诗人朋友，我可不敢胡乱说话，有些话说著玩著就惹起麻烦来，在这虚无却又真实的时间和空间，有时真会让您觉得我说话很玩耍样儿，不是吗？但是我没有，我的诗人朋友，您很难相信，在这我是多么认真，多么认真去思考、检讨遥远的过去，多么认真去规划、重整漫长的未来，多么认真去体验内在、去实践那精神层次的旅行，旅行中又是多么认真去实践一种不为人知的生活方式，这……可能就是我所说的诗生活了。

哦？您又问：什么是诗生活了？是在生活中一直都在思考诗的问题吗？在生活中无时无刻都在研究写诗的方法和格式吗？哦，不是的，我的诗人朋友，您误解了我的意思。当我说：我非常认真的去体验一种含蓄的、

内在的、不为人知的生活方式；当我说：我非常认真的去实践我的诗生活，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写诗的问题。哦，我没有这样做，我甚至很久没有写诗了，我只是在品尝和玩味诗这玩意儿，然后把自己融入诗人所描绘的模糊意境里头，慢慢的我觉得我依然孤独。但是，在那孤独里头我不再忧郁了。您懂吗？我的诗人朋友，如果我说我是一个患上忧郁症的大男人可能会吓您一大跳。

但是真的。我的诗人朋友，我的忧郁一度让我的世界染上灰彩。这些日子下来，我一直在和精灵对话，一直不停的在和精灵对话，慢慢的……慢慢的我学会了通过精灵的话语放松记忆，放松记忆里的别人、也放松记忆里的自己，再慢慢的……慢慢的……我终于明白通过精灵之路，我慢慢的开始尝试生活于外在忙碌但是内在悠闲的日子里头。我一直在想：外在的、现实的生活确实是忙碌而且荒乱的，有时接近荒谬，那像张艾嘉唱的〈忙与盲〉：忙忙忙……盲盲盲……忙著究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呢？还是纯粹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了？！所以我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我开始在生活中慢慢的……慢慢的提醒自己：既然外在的、现实的生活是这么忙碌，我何不寻求一种内在的、心理的悠闲来冲淡这些忙碌呢？

因为在我和精灵对话的时候，精灵一再提醒我：#



既然世界是矛盾的，我何不把自己融入世界本来的矛盾呢？
我何不为自己缔造矛盾以平衡“不矛盾”所产生的忧郁呢？

界是让你难以捉摸的一枚矛盾球体。好啦，既然世界是矛盾的，我何不把自己融入世界本来的矛盾呢？我何不为自己缔造矛盾以平衡“不矛盾”所产生的忧郁呢？啊，这您很难懂了，我的诗人朋友，当我明白有一种忧郁其实衍生自一再拒绝矛盾、一再否认真实世界其实很矛盾之后，我就不再逃避矛盾，不再拒绝矛盾了，我甚至为自己缔造一些矛盾以平衡心里无以名状的恐惧和不安，这样反而过得自在、舒畅了。

哦？您不苟同？没看到日夜本就黑白吗？没黑就没白。如果您硬要把日夜翻转，您硬要把白天变成黑夜，硬要把黑夜变成白天，即使这白天黑夜跟著您的意思翻转了，即使黑变白、白变黑了，您没办法，结果还是要出现另一个黑夜和白天啊，把它们翻转过来还不都一样一面是黑夜、一面是白天。这矛盾是必然的、必定的。您没领悟吗？我的诗人朋友：没长就没短、没高就没矮、就像很多年前我们在听苏芮的歌：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了？

好啦，我的诗人朋友，就是这一句：没有你哪有我了。就是这一句“没有你哪有我”让我一下子明白很多事情，一切都是该发生的，如果不该发生就不会发生了。

以前遇到挫折时我不会这样想，不懂得这样想，这些日子以来，因为一直逗留诗里行间，看著诗人们一个

个把生活里头该与不该的、要与不要的、以及快乐与不快乐的一一通过委婉句子倾泄出来。哦……原来如此，我的诗人朋友：诗人们一再证实生活是矛盾的，矛盾得像他们笔下的委婉的句子般表面很假，拆开来却又发现内在很真。我好像听著他们说：

凡是生活里头无法寻获的，请到诗里头寻去……因为生活里头的消极入了诗之后，在诗里行间通常都会被诱出一些积极的种籽，在生活里头积极的那一面有时入了诗却又消极起来了，这就是一种平衡术，一种在矛盾的生活中寻求平衡点，让生活不至于失去平衡结果跌倒，或者跌倒了赶紧找个平衡点重新站起来的魔术。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您问我。我的诗人朋友，您这样问我，我一时答不上话，我该说的是：愿我们时间还长著，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能更自然、更惬意的相处、沟通、交流，能在更自然的过程中慢慢领悟和消化个中道理。消化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了。

在此，我先澄清，关于“时间是可以超越的，空间也可以超越……”那不是我说的。是从美国诗人惠特曼那首〈横渡布鲁布林渡口〉的诗歌截录出来的句子，为什么今晚儿给您念这句话呢？因为，我的诗人朋友，当您深深领悟世界是矛盾的，当您终于认同我们必须去寻找矛盾来平衡自己，您自会明白，时间是可以超越的，空间也可以超越。精灵会告诉您：在诗里行间，诗人已

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了。

懂吗？我的诗人朋友。

延续我们谈著的惠特曼。那个19世纪的美国诗人是这样写〈横渡布鲁布林渡口〉的：时间是可以超越的，距离也可以超越／你们，这一代或后若干年代的男男女女哟／我和你们在一齐。

有注意没？不管这首诗原先指的布鲁布林渡口是如何一个面貌，在诗的字行间我们并不在乎布鲁布林，那美国在地理形势上离我们太远，那19世纪在时间尺度上也离我们太远了些，我们在乎的是那拆开来读的诗句子。您可注意诗人的心态了？诗人渴望超越什么了？诗人真的渴望超越时间，渴望超越空间吗？想回您自己，您平时渴望超越什么呢？您说……没……我一直以来都没渴望要超越什么……我没渴望超越别人，甚至不曾渴望超越自己……。您坚决的否认在您概念里曾萌生有“想超越什么”这回事。您说，您是平平凡凡、简简单单一个人，没诗人那么复杂难懂啦！

是吗？您完全不曾去想超越这回事。既然您不曾去想超越这回事，那……您又怎么老埋怨生活中的挫折和苦恼呢？不管我再怎么说……您还是……您还是您常常莫名其妙的不开心起来。您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您说：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是的，您如此说过，即使不曾对自己，也一定曾经对别人说过，您

又怎么说得出如此这般满街都在自我安慰的话语了？不如意不就是因为不能超越吗？最基本的不如意事不就是因为无法超越问题吗？如果可以完全置之度外，完全超越问题的话不就没问题了吗？但是您一直想超越问题，所以问题就更大了。您还说……您还说您想去超越什么人、什么事……您看……您看……您一直都在努力的超越这、超越那的过程中强调：您不曾想过要超越任何人、任何事。

无法彻底不在乎、无法彻底不理睬才会产生不如意的感觉。不是吗？您还说您不曾去想过超越这回事。但是，我的诗人朋友，您忘了……生命中的精灵由始至终都在隐藏著，在您不注意的时候，您就完全不会发现它的存在。所以，有时候在精灵国度里，您根本不认识、不知道您自己，您看不到您自己。

其实，诗人并不虚伪……诗人坦荡荡的，诗人用很多不在乎的语句来告诉您：他很在乎。诗人很在乎……在乎际遇如雾之起落，在乎缘份的奥妙神奇，在乎身边的人、身边的事，甚至在乎生命的短暂。但是，诗人总是用很不在乎的语气来表达他们实在很在乎。这点您就没注意到了吗？您真没注意？那么今晚您一定多加注意了……诗人总是用很不在乎的语气来表达他们的感情、他们的环境、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心……事实上他们是在乎的，他们在乎“爱”，是了，他们在乎的是爱，不

论大我的爱还是小我的爱，那是他们真正在乎的。

真是复杂难懂，您说。像陈升唱的那首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诗人就一直这样的格局里融化自己，把自己溶入不为人知的精灵国度里。不是吗？当您在读著郑愁予的“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时，不就和陈升的“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您的美丽让你带走……”有异曲同工之妙吗？陈升在〈拥挤的乐园〉那首歌里有更传神的句子：一辈子能够遭遇多少个春天？有人找到答案，当他不再需要爱情的时候。

是啦，当您不再需要爱情的时候您才会找到真正的答案。但是，您能吗？我的诗人朋友，您能说您这辈子都不再需要爱情了吗？*Say goodbye to the crowded paradise*。我的诗人朋友：*Say goodbye to the crowded paradise*。

哦？是吗？诗人真是复杂难懂的人吗？哦，我的诗人朋友，您说：太复杂了。您说：今晚之后您决定脱离诗的队伍，您不想再扮演诗人这个角色了。您说：简简单单过日子不是很好吗？何苦胡思乱想，自寻烦恼呢？！

哦，我的诗人朋友，您是我生活圈子里稀有的朋友，连您都要离开这诗情画意的世界、离开这诗情画意的人间了。我很感伤……是……是因为……我的诗人朋友，难道您不曾在我们相聚的时空里，学习一些多少离

开现实一点的生活品味？难道您经历这么长的一段日子去寻找生命中的精灵，这生命中的精灵就真没带给您一些些生活启示？难道您真需要离开这国度，离开这诗……离开这深沉的思考，离开这深沉的思考结晶为优美句子的空间？

从此以后日子就无诗了？从此以后，您就要告别诗情画意的日子了？真是这样吗？我的诗人朋友……

总结一下，您到底带著怎样的心情来这星期四的晚间，又怀著怎样的心境来聆听这悠游诗词的空间呢？是因为不经意扭开收音机，不经意听到这一截短短的关于惠特曼的诗句吗？然后您想：哦，原来诗人是渴望超越，追求的永恒的人。

给您一首诗，纪念我们偶然的相遇，纪念我们在这时间、在这空间曾经共享的微妙的生活经验，是余光中的〈浪淘沙〉。您听哦：

风吹不尽的就留给浪去淘啊淘
淘成了这样的浪淘沙
那一粒是你呢，究竟？
那一粒是我，是他？
时间的指纹满满一身
留下一圈圈公开的年轮
哪一圈是来世呢，究竟
哪一圈又是前生？

美丽得催眠的千层花纹
留给悠悠忽忽的海风吧
去细细的翻认。

您说啊，这诗人到底是在乎呢？还是不在乎了？时间的指纹满满一身／留下一圈圈公开的年轮。在乎是吧？这诗人用很不在乎的句子是吧？哪一圈是来世呢，究竟／哪一圈又是前生？这诗人不是挺在乎的吗？您听：

美丽得催眠的千层花纹
留给悠悠忽忽的海风吧
去细细的翻认。

当您不再需要爱情的时候您才会找到真正答案。但是，您能吗？

我的诗人朋友，我不能。我还在乎，包括在乎您，我的诗人朋友。然而您永远不会知道我是多么在乎，在乎每一个星期四晚间10点半这个时间，在乎我们可能通过这一奥妙时空缔造的心灵之约……在乎您……在乎接下来的日子里到了这个时间，您还会不会进入这一空间？在这时空里您还在不在？可能不在了……我的诗人朋友……您可能不在了……或者……或者是我可能不在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常人用语。今晚我用了

这常人用语说：天下没有不散筵席。我的诗人朋友，如果有缘，我们可能还会以同样方式继续探索精灵的启示。但是今晚……今晚让我送您告别的诗句。我的诗人朋友，这首叫作〈风〉的诗您认为如何呢？纪念我们的昨天、今天以及未知的明天。您听哦：十七岁那年急著想流浪／而且听说在十七岁搭哪班快车都是免费的／我是说：（那班通往梦幻岛以风为燃料的快车）／那时望出窗口是真的看到风摇著尾巴在为快车招徕搭客

真的相信在十七岁那年赶搭那班快车是免费的可是
勇气在哪儿

因为犹疑所以错过了。

现在，我不相信了所以就不存在：

甬说免费，即使付账也遍寻不获哪会有快车通往梦
幻岛

只有风依然是免费燃料在不为人所发觉的凌晨四处
派送

有些人的理想被它抛进现实里洗涤

有些人的现实被它载往理想中沐浴

就好像说我凌晨失眠出门走走风就摇著它那尾巴挑
逗我那不得安宁的

心事有谁真懂那混沌著爱爱恨恨以及白天办公室里
叽哩古噜的太乱啦

风摇著它那尾巴免费载我去几个白天醒著看不见的
空间在脑袋里转啊
所以晚间燃料般让我精神振作只为工作时混沌沌沌
半睡不醒因为倦咧

再见了，我的诗人朋友。记得我很在乎您，而且非
常在乎：您是我的诗人朋友。

大將事业社及属下出版社书目

	大將观点 (MV)	作者	定价 (RM)	备注
001	左倾幼稚病症候群	罗正文	——	编辑中
002	有所不为, 有所为	陈亚才	24.00	新书
003	打造新政治文化	翁诗杰	20.00	新书
004	文化人的心事	温任平	20.00	新书
005	炉火中的沈思	祝家华	20.00	新书
006	看谁在反人民	郑云城	20.00	新书
007	高科技·高思维	约翰·奈思比	24.00	2 印
008	千禧新观	约翰·奈思比	20.00	新书
009	我们共同的未来	冯久玲	——	编辑中
	大將财经 (MC)			
001	马来西亚开店的第一本书	林谷烨	29.00	4 印
002	成功的高速大道	何书忠	16.00	3 印
003	广告: 说真话的谎言	游川	28.00	新书
	大將 FUSE (MF)			
001	大话西游	曾毓林	15.00	2 印
002	单身俱乐部	许慧珊	16.00	2 印
003	新新寓言	曾毓林	15.00	新书
004	无聊才结婚	许慧珊	15.00	2 印
005	停车站接吻	李系德	15.00	新书
006	平旦漫画 (1) —— 疯狂校园	王德志	12.00	3 印
007	平旦漫画 (2) —— 生活很废	王德志	12.00	3 印
008	平旦漫画 (3) —— 我和我的爱	王德志	12.00	3 印
009	傅老开讲 (1) —— 逛逛书	傅承得	14.00	2 印
010	不一样的爱情故事	傅承得	14.00	2 印
011	爱情贩卖机	许慧珊	15.00	新书
012	熊情猫爱	周本兴	14.00	新书
013	美丽书打拼	叶宁	15.00	新书
014	射雕人语	翁诗杰	16.00	新书
015	生命有精灵	陈绍安	16.00	新书
	大將童心 (MP)			
001	爸爸和风签合同 (亲子诗画册)	傅承得等	30.00	
002	简单有趣学童诗	郑秋萍	14.00	新书
003	母亲像月亮	许秀华	14.00	新书
004	令堂物语	叶宁	12.00	新书
005	童真备忘录	程可欣	14.00	新书
006	浪漫母子情	柏一	12.00	新书
	大將悠游 (MT)			
001	呼唤新疆	雷子健等	28.00	新书
002	吃在柔甲	叶宁	19.90	新书
003	吃在吉隆坡	叶宁	19.90	新书

	千秋文学 (TC)	作者	定价 (RM)	备注
018	有梦如刀 (诗)	傅承得	18.00	2 印
019	美国可乐中国佛 (诗)	游川	20.00	
021	假寐持续著 (诗)	林金城	18.00	
022	在我万能的想像王国 (诗)	吕育陶	15.00	
023	眼睛与星光的暧昧关系 (诗)	张光前	15.00	
024	相思扑满 (诗)	周若鹏	15.00	
025	无非关心 (杂文)	梅雨天	15.00	新书 新书 新书
026	走月光 (散文)	郭莲花	16.00	
027	扇形地带 (双语诗选)	温任平	14.00	
028	甘之若饴 (诗)	黄健华	15.00	
029	侦缉陈年 (大专文学)	梁靖芬等	12.00	
	千秋文化 (TR)			
001	深情记事	叶逢仪	15.00	新书
002	画外闲游	黄乃群	16.00	新书
	千秋精典 (TJ)			
001	吻印与刀痕: 40 年家国 (诗选)	游川等	10.00	5 印
002	千年莲子 (诗)	游川	12.00	
003	退稿精选 (杂文)	欧阳文风	15.00	2 印
004	歪论精选 (杂文)	欧阳文风	12.00	
006	谭谭精选 (杂文)	欧阳文风	——	编辑中
	千秋自然系列 (TN)			
001	马来半岛山岳经典	朱海波	20.00	
002	陈兰芝的自然对话	陈兰芝	18.00	
003	高玉梅的绿色笔记	高玉梅	18.00	
004	含泪为大地抚伤	田思·何乃健	16.00	
	传智文集 (BN)			
001	良心	柴松林	15.00	2 印
002	阅读——终身的承诺 (笔记书)	高希均	15.00	
003	成功启示录	吴文杰	25.00	
004	格局·决定结局	高希均	18.00	
	传智有声书 (BC)			
001	胎教	吴文杰	25.00	
002	走向成功人生	傅佩荣	25.00	
003	经营多彩人生	傅佩荣	25.00	
004	传销生活家 (一)	李久慈	25.00	
005	传销生活家 (二)	李久慈	25.00	

订购办法：· 向全国各大书局选购

· 国内邮购每本另加平邮 RM0.70；挂号 RM 1.80

· 支票志明：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 外坡支票另加手续费 RM0.50

· 读者服务专线：03-6869828，6883266

001	大话西游	曾毓林	RM15.00
002	单身俱乐部	许慧珊	RM16.00
003	新新寓言	曾毓林	RM15.00
004	无聊才结婚	许慧珊	RM15.00
005	停车站接吻	李系德	RM15.00
006	平坦漫画(1)-疯狂校园	王德志	RM12.00
007	平坦漫画(2)-生活很废	王德志	RM12.00
008	平坦漫画(3)-我和我的爱	王德志	RM12.00
009	傅老开讲(1)-逛逛书	傅承得	RM14.00
010	不一样的爱情故事	傅承得	RM14.00
011	爱情贩卖机	许慧珊	RM15.00
012	熊情猫爱	周本兴	RM14.00
013	美丽书打拼	叶 宁	RM15.00
014	射雕人语	翁诗杰	RM16.00
015	生命有精灵	陈绍安	RM16.00

生命有精灵

●陈绍安 著

大行 FUSE 15

诗可以写，可以读，也可以听。

如果你不懂得写诗、赏诗，陈绍安以一种感性而富有音乐节奏的文字，给你说说诗，谈谈诗，让你坠入诗的意境，挑起你如诗的潜在情感。

从电台有声文学，到网路文学，到平面出版，再到作者现身舞台，与读者、观众当面交流，《生命有精灵》开拓了马华文学破天荒的多媒体纪元！

精灵陈绍安，玩得不亦乐乎，也玩得漂亮。

你，绝不能错过生命中的精灵！



ISBN 983-9768-66-2



9 789839 768664